

## 二十一

一阵寒潮过去，天气又转晴了，岭南的气温立刻上升，温和的阳光照射着苍翠的山林。华俊龙跟着外婆曹蕙芳去山上采摘毛栗，到松树林里捡天鹅菌，这种秋末冬初长的菌，上面呈棕褐色，背面呈淡黄色，脚茎只有一寸来长，别看它颜色不是很鲜艳，味道却特别鲜美。石凉亭山花的前后都有成片的松林，每年初春和晚秋，这些天鹅菌就大批大批地生长，正是采捡它的最好时节。这种菌，有的地方叫“寒菌”，因为这时大雁或天鹅会回归南方，天上的天鹅从这里经过，这种菌就生长了，所以也叫它“天鹅菌”。

华俊龙那天跟外婆摘了两篮子天鹅菌回家，外婆叫华俊龙给舅妈华毛德送了半篮去。

舅妈接过篮子，拿起几朵菌子看了看，惊讶地问：“是你采的还是外婆采的？噢，是外婆带你去摘的，这样好的造化，采了那么多回来啊！你们吃就是了，我们要吃自己去采就行了。好吧，篮子先放在这边，我下午再把它拿过去。”

华俊龙说：“舅妈，我先回去了，下午我过来拿篮子，你就不要送了。”

华毛德笑着说：“我的外甥，读了些书，懂情理多了。你先不着急走，我给你弄点花生吃。你坐一会儿，到我这里坐和到外婆那里还不是一样的。”

舅妈到楼上用木勺装了半勺烤花生拿给俊龙，俊龙只拿了两颗，就准备走了。舅妈笑着说：“这样斯文，是老师教的，还是你妈教的？读了几天书就学会斯文了，我秀英真有福气。”华毛德抓了一大把花生塞进俊龙的衣袋，几颗跌落在地上。

她笑着说：“你放着慢慢吃，你也抓点给外婆吃吧。跌在地上的，你不要捡了，我来捡，你在这边多坐一会儿，你舅舅很喜欢你，昨晚他还说你很会读书，认得蛮多字了，你只读了一年，就把《三字经》《论语》和《孟子》都读完了，还把幼学什么的都读了。他说我们妹妹家要出秀才了。”

华俊龙笑着说：“我也很喜欢舅舅，他总是笑着，连你生他的气，他也总是笑着。

实际上我读了《论语》和《孟子》，也就是‘四书’中的两个部分，还有两个部分是《大学》和《中庸》，不是幼学什么的，而是《幼学琼林》，是部很杂的典故书，这是我爸爸晚上教我读的。”俊龙一边说，一边笑，他很得意地向舅妈解释着。

舅妈哈哈大笑道：“我说呢，鱼有什么论的，学而就学而嘛，为什么又叫论鱼，原来是《论语》。这个孔夫子也真是没事干，论来论去的，不如多去挖几锄头好。原来这是‘四书’里的一个部分，是考秀才的书。你那个‘幼学蠢人’，我看就没有必要去读了，怎么能幼年就去学蠢人呀。要学，也要学聪明人才好呀，学蠢人干什么，不是应该越学越聪明吗？”

华俊龙也大笑着说：“还是舅妈讲得好，幼年就要学聪明人，越学越聪明，千万不要越学越蠢，越学越蠢，岂不是冤枉丢了钱，自讨苦吃吗？我会越学越聪明的！我刚才讲的是《幼学琼林》，不是幼学蠢人，琼是很好的玉石的意思，林就是树林，意思就是有很多很多玉树罢了。”

舅妈大惑不解地说：“玉石不是树上结的果子呀，把玉石挂在树上，丢在林子里，多可惜呀，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卖钱不是更好吗？这真是一部奇怪的书，你爸也是，你才多大年纪，就要你晚上去读这样古怪的书。”

华俊龙点点头，笑着说：“我爸爸呀，他总是说年纪小的时候记性好，多记一点，多留一点，一辈子都管用。到底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

“读书总是有用的，不然哪个会送自己的儿子去读书呢！”

华俊龙笑着说向舅妈道别：“舅妈，我到外婆那边去了，不然她老人家又会怪我多事了。”

舅妈慈祥地笑着，用手拍了拍俊龙的肩膀，点点头说：“好，你去吧，告诉外婆，你和你外公外婆今晚都在这边吃饭。你舅买肉去了，我蒸一盘米粉肉给你吃。”

华俊龙刚跨出大门，就看姑姑从凉亭那边走过来了。他飞也似的跑过去，大声地喊着：“姑姑，你怎么今天才来呀？”

华满玉加快步伐，也大声喊道：“俊龙，我来迟了。”

她走过去，把华俊龙横抱起来，把脸紧紧地贴近他的脸，然后爽朗地笑着说：“在这里过得惯吗？想姑姑吗？”走了几步后才把他放下，然后牵着他的左手向外婆家走去。

刚进门，华满玉看到外婆准备去挑水。她响亮地喊着：“亲家娘，去挑水呀？”

曹蕙芳见来客了，马上放下水桶，把工具放在一边，笑着问：“吃饭没有？我给你煮面，当个点心，再煮饭。”

“不，不，我吃过早饭了，不需要劳神了。”华满玉恳切地回答。

外婆又问道：“真的吃过了？到我这里饿肚子，我怎么过意得去呢！”

“真的吃过了。我才不是为了脸皮饿肚皮的人，你放心好了。”华满玉笑着说。

“好，那你先坐一下，我去抓几颗盐煮花生来。茶壶里的水可能有点凉了，泡不出茶了，我放在这火炉上加热一下。”外婆客气地说。

“亲家娘，你总是那么客气。一进门来，你就把我给当什么贵客似的，你的女儿是我的嫂子呀，你对晚辈太客气了。”华满玉一边说，一边笑，逗得外婆也笑起来。

“你这个丫头真会说话，我又何曾客气呀，走了路出了汗，口渴喝一杯茶水也叫客气？肚子饿，煮点面充饥也叫客气？那就只有瞪着双眼站着才对了。进了这个门，你就客随主便好了。”外婆笑着说。

外婆从楼上装了一盘花生，把它恭恭敬敬地放在满玉面前，又找一个瓷杯泡了杯茶，客气地端给了她，然后自己端端正正地坐下。

华满玉剥了一个花生，又喝了几口茶，看到曹蕙芳一个花生也不吃，就微笑说：“亲家娘，你也尝一两颗吧，硬是把花生全部给来客，这不好呀！古人说，主不吃，客不美。你一天到晚里里外外忙个不停，生活上又这么克己清苦，不行呀！我可不像你这样，该吃就吃一点，也并不是我们富有，而是因为老是想着招待客人，那你

就饭也不用吃了。现在这个世道有哪家过得不紧的，有余钱剩米的人家我们周围又找得出几家呢，当然，客人来了，拿不出一东西来招待会不好意思，但对自己太刻薄了也不是个事呀！”

外婆摇摇头说：“我也不是对自己刻薄，我刚吃过饭不久，肚里饱着，早上吃了点鱼，咸了一点，吃了花生就更口渴了。你说得也对，要是凡是来的客人都要大大方方招待一番，就是全家不吃饭也搞不起来。不过你虽然是亲戚，离我也不远，可一年能来几回呀！不是陪我外孙来，可能一年半载也不来我们这里下脚呢。”

满玉姑娘笑着说：“亲家娘，我没有经常来拜访你老人家那是我们晚辈们的不是，你也知道呀，我家娘去世后，我家爷老了，大哥是个哑巴，我那丈夫一天到晚在外面做事。我又养了一个猪婆，两个肉猪，什么挑水呀，摘猪菜呀，已经很忙了。两个小女儿还小，帮不了忙还老找我的麻烦，确实是难脱身呀！我娘家也很少回，我妈上次还怪我没良心，看都不去看她一下。我的天老爷，我哪里有时间呀，谁不想自己的娘呀！就拿我嫂子来说，你女儿秀英还不是一样脱不了身呀！”姑妈诉苦道。

喝了一口茶，姑妈接着说：“就拿这次回家来说吧，我是打定了主意，把一切家务事都安排好了，要我丈夫在家里待一天，我吃了上午饭就回家。在家到我三个哥哥嫂嫂那里坐了一会儿天就黑了，只有到了夜晚才陪妈妈说了一会儿话。我们女人苦呀，在家做姑娘的时候，跟着妈妈忙这忙那，没有多少空闲的时间，一出嫁，生了小孩子后，日子就更难过了，一天忙到晚，哪有能安安静静坐一会儿的时间呀！”

外婆叹了口气，点点头，悲伤地说：“是的，做人难哪！没有事业，人家看不起，日子也不好过，有了事业时间又太紧。你知道吗，俊龙他外公年轻时身强力壮，去挑盐，一百多里路一天去一天回，一去一回人就瘦一圈，叫人看了心疼。他太辛苦，风寒受多了，于是三十多岁膝盖骨头就发起肿，人家把这个叫风湿，又有人说是关节炎，我看这都是累的。我们两夫妻白手起家，起了两幢房子，还买几亩田，人家说我们有事业，什么事业？我们受过多少苦呀！”

外婆又重重地叹了口气，接着说：“什么苦我们没有受过呀！满玉呀，我告诉你吧，我们女人苦，男人也累呀，什么重事、脏事、苦差事首先是男人承担，你要体

贴他，把他累坏了，你就更倒霉了。当你亲家爷累坏以后，我就里里外外一把抓，比过去更苦了。我劝告你，千万不能叫当家的人累病、累倒了！”

姑妈脸色沉重地听着，曹蕙芳讲完后，她整个人纹丝不动，房子也一派寂静。俊龙咬着下嘴唇，看着外婆庄严的神态。

姑妈把茶杯在桌子上移动了一下位置，回过头去望了一眼晴朗的天空，又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然后叹了口气，说：“是的，女人难做，男人也难做，重的劳动、危险的事情主要是他们干，在我们这样的农夫家里，没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当家人是很惨的，如果真的把丈夫累垮了，妻子就会受更多的苦。”

姑妈话一转，对外婆说：“亲家娘，你不是要去挑水吗？”

“过一会儿再去挑，哪有让你一个人坐冷板凳，我去挑水的道理呀！现在收获割完了，也没有很要紧的事，亲戚在一起坐一会儿，也是当然的事。”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我替你去担两担水，你先坐一下，或者你去忙别的事。”华满玉一边说，一边拿起水桶，准备去挑水。

外婆站起来，笑着说：“要不得，要不得，你体谅我为我去挑水，这怎么行呀！”

“亲家娘，怎么要不得，我正是有力量的时候，挑担水算什么呀！”

外婆看满玉那样诚恳，不好再阻止，就摇摇头说：“你呀，真贤惠，我俊龙有一个难得的姑姑。”

姑妈走后，外婆叫俊龙吃花生，并说：“有客的时候，应当斯文点，先让客吃，没有客的时候，才可以放肆些。”

俊龙从衣袋里掏出舅妈给他的烤花生，对外婆说：“外婆，这是舅妈要我带给你的，你尝个吧，挺香挺脆的。”然后俊龙把花生硬塞在外婆的手上。

外婆笑着说：“你留着吃吧。不过你怎么把竹篮子放在那边？你应当把它带回来才好，等要用了又要去拿。”

“舅妈说她选好天鹅菌就会把篮子送过来，她还说今晚要外公、你和我都到那边吃饭，舅舅去沙田圩买菜去了，她晚上蒸米粉肉。”

“她还讲了什么呀？”外婆问。

“她还讲了我读书的事，要我从小就向聪明人学，千万别向蠢人学。外婆，舅妈读过书吗？”

外婆看了一下俊龙，说：“小傻瓜，你们学校有女孩子吗？”

“没有呀。”俊龙回答。

“读书是男孩子的事，哪有农民的女儿去读书的。我告诉你，我和你舅妈，还有你妈妈，都没有进过学校门，连你舅舅也只读过两年书。俗话说，穷人靠养猪，富人靠读书。你不要认为你读了书，所有的人就有书读。你想想看，家里没米下锅，哪还有能力去请老师来教书呀。”

华满玉挑了一担水回来，把水倒进水缸里，然后又去挑了一担。这时水缸已经满了，她趁曹蕙芳不注意，又挑了一担水。

曹蕙芳责备似的说：“满玉呀，把水缸挑满就行了，你要把泉水都搬到家里来吗？你下次来，我要把水桶留在房门内，你叫我太不好意思了！”

“哎呀，亲家娘，我跟你的女儿一样，难道你的女儿挑担水，你也过意不去吗？要是我俊龙将来的老婆给我来担水，天天挑他十担八担的，我才不会说不好意思呢。”她一边说，一边笑，逗得外婆也大笑起来。

外婆递过来一块毛巾，叫她擦干额前的汗，然后把茶杯递到她手中，叫她坐下慢慢喝，休息一下。

姑妈接过茶杯，用嘴唇试了一下，水不烫，便一口气把一杯水都喝了下去，然后抹抹嘴唇，对外婆说：“亲家娘，我就带俊龙回去了，本来早两天就要来接俊龙的，前天我南乡的老表得痲病死了，才三十二岁，他两兄弟不得不去一下，直到昨天上

午才回来，我马上烧起火来，把他们的衣服放灶锅上煮了好久。这个病很可怕，俗话说十痨九死，人家说这种病是传染人的，只好消消毒了。”

外婆摇摇头说：“这个痨病是传染的，听说断气的时候最易传染，这种病现在越来越多，得了这种病就麻烦了。你老表有几兄弟？”

“他本来有三兄弟，抓兵去了一个，现在杳无音信，多半靠不住了。死去的这个是大老，还有一个小弟弟，才二十八岁，去年得痢疾也死了。我这边的舅舅命可真苦，他六十多岁了，两个守寡的媳妇带着两个不懂事的小孙子，大表兄的儿子才七岁，小表弟的儿子刚学走路，真难啊！”

外婆叹了口气，说：“命苦啊！还不是走一步看一步，苦到老了。”

“亲家娘，我们要走了，让俊龙到我那边住两宿我就送他回来。再过四五天，我嫂嫂会来接他回家的。我嫂嫂说了，也不能让俊龙在外面玩得太久了，他应当在家里温习功课，不然认识的几个字又会还给老师了。”

俊龙对外婆说：“外婆，那个竹篮子舅妈说她会送过来，你就不要去拿了。”

“你去吧，这没有关系的。”

外婆对满玉说：“你慢走，等我去拿个篮子来，你带点天鹅菌尝尝。”

“不用了，我们那里有很多松树，也有这种东西，想吃的话我就叫芳梅去采就是了。”

经过一番挽留和客气之后，华满玉终于在中午之前离开了曹蕙芳的家，带着宝贝侄子向自己的家走去。

## 二十二

姑妈家离外婆家只有两里路。外婆家的北面有一个围墙全部是用火音石砌成的凉亭，这个亭子因此得名“石凉亭”。亭子的上面是青瓦盖顶。两边架着足有两尺宽的柏树板，足有四寸厚，作为来往行人的坐凳，小孩子还可以在上面躺躺。南北两处的大门左右各放着一口麻石砌成的水缸，每个水缸可以装两担茶水，每年的五月到九月，水缸里都装着带有苦味的茶水，这是这个凉亭的施茶户提供的。因为这个亭子有三亩施茶田，那些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赤贫农民就来耕种这三亩田，收获也全部归他们。这个村子的祖先就是这样来这里定居的，在这肩挑脚走的年代，也是一种便民的举措。亭子里还有一副对联：来往行人过此地，自有清风能息汗。是写在门边裱有石灰的壁上的，出入游客饮苦茶可充饥。

走过凉亭不远，华俊龙就跟着姑妈往西面方向的草地走去。这块草地有几里路宽，一直伸向远处的山谷，不过东西的距离并不宽，只两三百丈，这里是附近几个乡村放牧的场所。

走到山下，有条水圳，这水是从姑妈家村前的小河流来的，转一个小弯，在三株大松树下，有一个低矮的土地庙，那里供奉着两尊泥塑的男女菩萨，庙前有燃烧后的香烛，还有个装纸钱的石盒。

走到这里，姑妈要俊龙向土地菩萨拜了三拜。姑妈对俊龙说：“小孩子每次经过这里，必须向土地菩萨拜三拜，这样就可以免去肚子痛。”

过了土地庙不到五十丈，有一株很大的樟树，远远看去，这树就像是一座巍峨苍劲的山峰，树冠足足笼盖了两亩地的范围，树干要三个人才能合抱。虽然是初冬季节，大树枝繁叶茂，仍然像春天一样生意盎然。更为奇特的是，它的一根虬枝伸向从它右边流过的溪流，就向一条乌黑的巨蟒俯向溪流中去喝水似的。涨大水的时候，水居然能漫过它的枝头。

华俊龙从没见过这样大的古树，就问姑妈：“这树是谁家的？”

姑妈笑着说：“这是全村的招龙树，哪能归一家呀！这棵树是全村的保护神，谁



都不能动它。”

穿过大树的树荫，过了一座小小的石拱桥，又上了几十级台阶，来到一块晒谷的坪，坪中有条青石铺成的大路，大路的尽头有座门楼，门楼前面放着两排对称的长石条，成天坐着不同年龄的人，这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过了门楼，穿过一条大巷，再转一个弯，上几级台阶，有一块能放四床晒垫的坪，坪的两边是一座三墙两间的青砖瓦屋，这就是姑妈华满玉的家。

华满玉刚上到晒谷坪，就大声地喊：“芳梅，你表弟来了，快来接客呀！”

罗芳梅应声从大门里跑出来，开心地拉着华俊龙的手，对俊龙说：“我本来要到石凉亭去接你的，妈妈硬要我在家看屋。”

姑妈的家收拾得很干净，灶边两张红色大凳被漆得油光发亮，靠近隔墙的黑色饭桌也抹得油光发亮。华俊龙仔细地打量着姑妈的房子，这是一间普通的农家老式房子，一进门就是火房和厅室，中间起了一堵墙隔着，里面是卧室。与火房并排的一间是放杂物的房子，房子里有一架板梯通向楼上，里面一间也是卧室。楼上也用木板装了一间房子，作为来客的卧房，和卧房并排的是一间能放百担谷的谷仓。

表姐罗方梅拉俊龙看了房子后，对俊龙说：“你今晚就在楼上这间房子睡，你怕不怕？”

俊龙笑着说：“这有什么怕的，楼下睡着那么多人，我在家里也和弟弟睡一间房子呢。”

“和哪个弟弟呀？”

“和大弟弟崇龙啰，不过有时小弟弟也到我房里去睡，三个睡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小弟弟是高兴的时候才来一次。”

“芳梅，带弟弟下来洗手吃饭了。”正当他们谈得起劲的时候，姑妈华满玉在楼下喊道。

华俊龙同表姐下来后，姑妈已打好一铜盆热水放在了洗脸架上。姑妈吩咐说：“俊龙，你先去洗脸，洗干净一点。你试一下，看水是不是热了，太热了就掺点冷水。稍微等一下，等你姑丈把粉蒸肉端过来，就吃中饭了。”

过了一会儿，罗生全姑丈用一个大砂锅把菜端过来了，姑妈的炒蛋也做好了，马上又用酸豆角烧了一个汤，就摆桌吃饭。

华满玉又走到那边去请家爷过来吃中饭。回来时，却嘟嘟囔囔地说：“我们爸也是，我今天早上就告诉他了，中午到这边吃中饭，他答应了。等我过去请他吃饭，他已经端着饭碗在吃了。”她一边说，一边在一个碗里夹了大半碗粉蒸肉，再在上面加了一些炒蛋端了过去。

姑妈回来的时候，看到大家整整齐齐地等她一齐吃饭，她不高兴地说：“你们先吃呀，我又不是外边来的客，等什么呀！今天我蒸了那么一大盘肉，你们还怕会不够吃吗？”

姑爷罗生全说：“哪里是为这个呀，那菜一动就冷了，冷了味道就差一下，再说你一天总是那么忙，你去孝顺老人家去了，不等你来也不好呀。”

“好了，那快吃饭吧。”姑妈首先给俊龙碗里夹了两块肉，并命令似的说，“多吃一点，我们早几天才吃了，在农村嘛，也没有什么好菜，到姑妈家就像在你家里一样，大家抢着吃，那才有味道。”

俊龙笑着说：“姑丈，姑妈，你们也吃，我不讲客气的。”他斯斯文文地吃着，一边不时瞧着大家的表情。

“俊龙，你不要拘束呀，你这斯斯文文的样子，好像是在酒席桌上做宾客一样，大可不必这样。”罗生全笑着说，“俊龙这孩子将来一定有用，多亏我们秀英嫂子把家操持得好呀，俊龙还那么小的年纪，就像大人一样了。”

“你才晓得，秀英嫂对俊龙可管得严哩。”

待大家吃过饭，罗生全洗了脸，然后打了一盆温水叫俊龙洗脸，并对他说：“吃

过饭后，洗一个脸，要舒服一点。”

等俊龙洗完脸后，罗生全问俊龙：“你书读得怎么样了？”

“刚开学，还不是读了点人之初，天地玄黄，学而，孟子那些书。晚上我跟爸爸又读了点幼学。”

“哎呀，你才开学就读了那么多书，里面的字都认得吗？”

“当然认得，读过的书，要是里面的字还不认识，岂不白读了吗？”俊龙坚定地回答。

“那可了不得，按你这个样子读下去，‘四书五经’几年就可以读完了，就比你爸强了。”

“老师总称赞俊龙悟性好呢！”姑姑说。

“那好，那好，可惜现在不考秀才了，要不然考上秀才多好呀！”罗生全感叹道。

罗生全准备出工做事，为表兄弟的事忙了几天，就把有些农事耽误了，他必须抓紧去工作了。出工前，他对俊龙说：“你刚来这里，不要乱出门，随便同别人去玩，千万不要和人家争架、打架，没有事就在楼上房间里睡睡觉。那里有一个书桌，也有笔和纸，你可以练字，还有部《幼学琼林》，也可以复习一下。你要是想出去玩，就让芳梅带你一起去走走，千万不要爬树，更不能去玩水，那是很危险的事。”说完，他脱掉布鞋，穿上草鞋，带着工具，头也不回地走了。

华俊龙听了姑丈的告诫，上楼找到了笔墨，认真地开始写字，芳梅在旁边认真地看着。她比俊龙大两岁，比俊龙高一个头，留着齐耳的短发，清秀的眉毛下有一对大眼睛，流露着好奇的目光，她看着表弟从容地运笔，写出一个又一个工工整整的字，脸上浮现着兴奋的微笑。

俊龙写好两张中字后，就把笔递给芳梅。他笑着说：“姐姐，你也来写几个字吧。”

芳梅羞红着脸，摇摇头说：“我从没拿过笔，也没进过一天学校的大门，不会写。

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俊龙和蔼地说：“没关系的，你拿起笔，一横、一竖、一点、一撇、一弯、一钩地写下去就行了。这样吧，先写你的名字，再写一到十的数字。不过你这名字挺难写的，它头上是一个‘四’，下面是一个‘维’，叫‘四维罗’。还有一个字也叫‘骆’，它是左边一个‘马’字，右边是一个‘各’字，老师说这叫‘马各骆’。实际上还有洛阳的‘洛’，它是三点水，加一个‘各’字，在洛阳的上面再加一个草字头，就是落叶的‘落’了。”

罗芳梅笑着说：“怎么一个罗字有那么多名堂，那不难死人了吗，那些造字的人这不是存心害人吗？”

“不，还不止这些呢，箩筐的‘箩’，螺蛳的‘螺’也不同呢。这就是同音字，同一个读法的字有不同的写法，它们意思也不同，我们中国的字很难的，同一个读法的字有不同写法，同一个写法的字又有不同的读法，是很烦人的。不过，并不比你们女孩子绣花更难，也不比大人挑担子难。”

“那你就先教我写自己的名字吧。”罗芳梅说。

“那你就先看着，写字是有一定规矩的，一般要由左写到右，从上写到下，从外写到内，你看我怎样下笔，怎样收笔，写下去行了。”接着华俊龙就端正地坐着，把两手平放在书桌上，写下了“罗芳梅”三个字。

罗芳梅接过笔，学着俊龙的样子，第一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当她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五遍后，就同俊龙写得差不多了。

俊龙笑着说：“芳梅姐姐，你很行，你读书的话，一定很聪明的，字一定会比我写得好，你明年也同我一起去读书吧。”

“我们女孩子哪有书读呀！”

“女孩子也有读书的。”俊龙肯定地说。

“那是财主的女儿，穷人家的女儿是没有书读的。我要是变成个男人就好了，爸爸就会叫我去读书了，可惜我命太苦了，偏偏是个女人。”

对于表姐提出的问题，华俊龙也无法回答，于是不作声了。他向窗子外面看了看，对表姐说：“其实认得几个字也没有多大作用，我们不写了吧，到后山去看看。”

“那可要同我妈妈讲一下，不然她会骂人的。最好你去讲，我去讲她会说是我的鬼主意，不准我们去的。”

“我说就我说吧，姑妈不会不同意的。”他们飞快地走下楼。

俊龙向姑妈提出要到后山去玩，姑妈严肃地说：“不要走远了，要看路，不要踩着刺，不要跌倒了。”

罗芳梅带着俊龙向后山走去。后山是一座很陡的山，从山脚到山腰是一片大松树林子，山腰以上长满了荆棘和灌木，山顶是山岩，在山岩之间，长满了苍黄的野草。在山的西北面有条溪流横斜地向村子流来，溪流跳着白色的浪花，它们欢快地笑着，发出悦耳的歌声，在山麓的松林下，流进了一条石砌的小水渠，渠水平稳地向东南流去。水渠下边是一片梯田，梯田里装满了水，放养着鱼，有一群鸭子在水田里觅食，有的地里还种着萝卜和油菜。

沿着水渠往南走，走了半里左右，在水渠的上面有片坡度不大的草坪，坪上堆着一堆禾草。这天天气还不冷，有一群小孩在那儿做游戏。

华俊龙靠着禾草堆，好奇地看着孩子们玩游戏。他们人并不多，总共六七个。他们中有三个趴在地上，像牛马一样地走路，背上骑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小树枝一边轻轻地打在被骑人的屁股上，一边叫着：“马儿，走快点！”过一会儿，骑马的人又变成了马，被人家骑着。

华俊龙感到奇怪的是有一个长得最胖的小孩总是骑别人，不变成马给人骑。俊龙低声问表姐芳梅：“那个胖家伙为什么总是骑人家，却不变成马给人家骑呀？怎么那些人这样蠢，专门给他骑？”

表姐说：“那个人叫罗方球，是我们村最坏的调皮蛋，因为他爸是乡长，家里很有钱，人家都怕他，山脚下那匹大红马就是他家的。你不要理他，他不是个好人。”

“他爸当乡长，他就这样欺负人，也不对呀！要是我，就不同他玩，这些人也真蠢，这样的人，不理他就没事了。”华俊龙不平地说。

眼看他们又玩完了一轮骑马的游戏后，罗方球走过来指着华俊龙问罗芳梅：“这个小杂种是哪里的？”

罗芳梅愤怒地说：“请你把嘴巴放干净一点，他是我表弟。”

“他在问谁？”华俊龙问表姐。

“就问你。来，你来做马，我来骑！”罗方球命令似的说。

“我不参加你的鬼名堂，我只是路过这里。”华俊龙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来到我们这里，你就要变成马给我们大家来骑。快趴在地上，免得老子动手。”罗方球得意地叫着。

“我不参加你们的鬼名堂，你能奈我何？”华俊龙冷笑着说。

“老子今天就要奈何你一下。”罗方球伸手去拉华俊龙，华俊龙敏捷地躲开了。

罗方球恼羞成怒，大声地叫道：“看你走到哪里去，你逃不脱的！”

华俊龙转了一个弯，跑到一个小堆上，大声地说：“你们村里的人怕你，我可不怕，我是来做客的。”

罗方球回头对其他人说：“快，把他给我拖下来，要他趴在地上，给我骑一次。”其他人并没有听他的话，都站在原地不动，有人甚至还在冷笑。

“你们这些猪，怕什么！我们有七个人，他才一个人，还整不服他吗？”罗方球向那些人吼道。

“你凭什么这样恶，这样死不讲理？”华俊龙看到他们并不帮罗方球，就得意地喊道。

“凭什么？你知道吗，我爸是乡长，哪个敢不怕老子！”

华俊龙笑着说：“你这是狗仗人势。我爸是县长，专门管乡长的，哪个敢动我一下？”

“你这是吹牛皮，我不信你老子当得了县长。”罗方球想了一下，马上反驳道。

“我吹牛皮？你才是吹狗皮的！人家说乡长都是狗，是咬人的癞皮狗，你仗着老子是乡长就这样不讲道理，是比癞皮狗还赖皮的坏东西。”

罗方球气得满脸通红，他从地上随手捡了根木棍就去打华俊龙。俊龙抽身就走向土堆，向松林里奔去。罗方球虽然比华俊龙高大，但长得太胖，跑得并不比俊龙快，不过他还是紧追不舍。但他只顾追人没有看路，追了五六十步，左脚被一根突出地面的松树根绊倒，狠狠地摔在地上，前额刚好撞到另一根突出地面的树根上，他手上的木棍又戳到了右边的脸上。这跤跌得可不轻，额上、脸上都流出血来，他马上又哭又骂，坐在地上大声喊着：“老子打不到你给你做崽！”

华俊龙幸灾乐祸地说：“你是一个草包，只晓得欺负没钱人家的小孩子，这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到我们村子去，我定叫你有去无回。”

罗芳梅笑着说：“罗方球，你这是报应，恶有恶报，都是你惹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其他孩子也都在一旁冷笑着。

华俊龙看到罗方球坐在地上哭，转了一个弯，向姑妈家走去。

罗芳梅见表弟回去了，也不理会罗方球的哭骂，跟着俊龙回家去了。当她走到村里的小巷转弯处，就看见华俊龙在那儿站着，走近他时，俊龙笑着说：“回去不要告诉姑妈刚才发生的事，要装着什么事也没有。”

“你惹祸了，罗方球会上门来告状的，他家里就是这样，不管罗方球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他妈都要争个强，要人家赔礼。”芳梅担心地说。

“他家来上门告状时再说，反正暂时不能告诉姑妈。他家来告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当面和他家人讲清楚，是罗方球自己跌倒的，关我们什么事呀！到时候你在旁边做个证不就行了吗？”

他们一起回到家里，姑妈已经煮好了饭，准备做菜。姑妈笑着问：“芳梅，你带着俊龙到哪里玩去了，去了就那么久。”

罗芳梅回答：“就到后面山上随便看了看，然后就回来了，好像没有去好久呀！”

“一去就大半个下午，都快吃晚饭了，还说没有好久。你去菜园里拔一把葱回来，今晚炒个鸡蛋。”

姑妈忙着准备做晚餐，华俊龙拿着一张小板凳在门外的小晒谷坪中间坐着。他抬头望着天空中各种形状的晚霞，偶尔飞过的小鸟，想着罗方球狼狈的惨状，不禁暗自笑起来。可是一想到他妈带着他要是来向姑妈告状，心中又有一些不安，不知怎样来对付他家无理的取闹。

天色渐渐暗下去，晚风阵阵吹来，华俊龙觉得有点冷，就拿着小板凳进了家。过了一会儿，姑丈回来了，他脱下草鞋，洗脸洗脚，然后又穿上了那双旧布鞋。

吃过晚饭后不久，姑妈刚点上桐油灯，罗方球的妈妈就在门外大声地嚷着：“满玉，你看你家的好侄子把我方球打成什么样了！”

姑妈闻声望去，罗方球和他母亲已跨进了大门。一个个头很高的中年妇女怒气冲冲地走进来，她大声地说道：“你看吧，你侄子差点要了我方球的命了，他真舍得下狠手，用石头砸我方球的脑壳，你们夫妇看看吧，打算怎么办！”

满玉姑妈和姑丈罗生全顿时感到大祸临头，惊恐得不得了。他们把油灯拿过来，仔细地瞧着，只见罗方球的脸青了，肿得有鸭蛋那样大，右脸有一团铜钱那么大的紫块，皮也开裂了半寸长。



满玉姑妈平静地说：“嫂子，你先坐下，有话慢慢说。”接着就拿来了一张条凳，让他们坐下。

满玉姑妈严肃地对俊龙说：“俊龙，你为什么要用石头去砸他，你真不懂事，你姑丈下午出工前还特别嘱咐你千万不要去和人家吵架打架。你呀，你呀，真叫人寒心。”

华俊龙笑着说：“你们都被罗方球骗了，我哪里敢和他打架，是他自己跌跤摔伤的。不说摔伤了头，就是跌断了气，也不关我的事。我说呀，他要是跌死了，还不如死了的一条狗。”

罗方球的妈妈听了更是暴跳如雷，大声地吼道：“你这个死崽子，人不大，鬼话倒很多，明明是你砸伤的，你怎么说是跌伤的！”

俊龙冷笑着说：“大娘，你别生气，你要他当面讲清楚到底是怎样跌的吧。当时在场有八九个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表姐芳梅也在场，你们可以先听听她是怎样说的。”

华满玉转过头来，对靠着房门站着的罗芳梅说：“梅丫头，你一五一十地当着你大娘的面讲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罗芳梅微笑着走过来，然后把当天下午发生的事全盘托出。

“芳梅，照你这样说，岂不是我方球欺负了你表弟？”罗方球他妈反问道。

“是的，本来就是你的宝贝儿子欺负我。”华俊龙接过她的话头，“大娘，你想想，罗方球比我高一节，又是本地人，他们有六七个人，我是刚刚到你们这里来，怎么会无缘无故去欺负他呢？我一个比他又小又矮的人，怎么打得赢他呢！”

“方球，你看人家说得头头是道，你是哑巴吗？”罗方球的妈妈生气地说。

罗方球低着头，哭丧着脸答：“他不来，我也不会跌伤呀！”罗方球说得大家都笑了。

华俊龙笑着说：“你这话不对。我姑妈在这里，我为什么不该来呀，来了就要变成马任你骑吗？你开口就骂我杂种，是哪个告诉你的？你老师，还是你妈妈就是这样教育你的吗？乡长的儿子就可以出口伤人吗？那县长、省长的儿子岂不是可以随便杀人了，哪有这个道理呀！”

罗方球的妈妈听了华俊龙的数落，愤怒地对罗方球说：“你这个没有心的东西，平时我总是叫你不要惹是生非，要有长进，好好读书，像你爸爸一样，将来有出息。你这个鬼样子，丢尽了你父亲的脸，丢尽了我的脸，真是没出息！”她愤愤不平地说完就拉着罗方球走了。

姑丈罗生全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对俊龙说：“俊龙，你明天不可以出去玩了，他家那个小杂种是一个坏绝了的东西，仗着父亲是乡长有权有势总是欺负邻居家的小孩，连大人也惹他不起。今天他迫你跌伤了，这一跤，跌了个嘴啃泥，虽然大快人心，但他肯定不甘心，一定会来报复，你可要当心，他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的，这一点同他老子是一个炉子里倒出来的。哎呀，你明天就在楼上看书，写字吧。”

华满玉内心其实很高兴侄儿的突出表现，别看他年纪小，讲话倒是同大人差不多，不紧不慢，合情合理。她瞧了瞧俊龙，微笑着说：“你这个家伙，一来就惹了一场这样大的祸，难怪你妈妈说你这孩子难招呼，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多起事来，让人想都想不到，今天我总算见识到了你的鬼名堂，竟是这样调皮捣蛋。”

姑妈讲了华俊龙后，又对罗芳梅说：“梅丫头，你也真是的，你还不知道罗方球是个祸根，是个没人敢惹的家伙吗？你比表弟大两岁，应当更懂事些，看到这样的坏东西应该要绕开走，永远不逢这样的人最好。你却带着弟弟去看他们玩耍，如果今天你表弟真的被他打了，我们怎么向你舅舅交差啊。”

罗芳梅笑着说：“我们又没有多事，我们站的地方离他们玩的地方蛮远呢。罗方球要来找麻烦，我又有什么办法呀！”

俊龙接着说：“这个罗方球就晓得拿他老子的老虎皮来吓唬人，实际上就是一个草包，没有什么用。”

华满玉看着俊龙讲话的形态，听着他的议论，摇摇头说：“你不要认为他是真蠢，他可什么坏主意都打得出来，你最好别再逢着他了，我本来想要你到我这里多玩几天的，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明天吃过早饭我还是把你送回你外婆那里算了。你真是个很难弄的小坏蛋，你说是不是？”

“姑姑，你最好让我回家，外婆家离这里也很近，万一我又会到罗方球那可麻烦了。”

“我没有时间送你呀。”姑妈想了一下，为难地说。

“妈妈，我送表弟回去吧，反正我晓得路。”罗芳梅自告奋勇地说。

“我不放心，你也还是个孩子呀。”

“我看也不要怕他，就在石凉亭多住几天。等下个闹子，那时人多得很，俊龙跟着人家一起回家不就行了。”姑丈建议道。

“明天我还是把他送去他外婆那里吧，他外婆有的是办法。”姑妈说。

## 二十三

一九三九年的冬天，是贫苦农民难挨的一个冬天。这年十二月上旬，一夜大雪后，马侯山区变成了银镀冰封的世界，一条条大路都积着四五寸厚的雪。气温很低，天上吹来的雾气飞落在地上，马上就变成了镜面一样的坚冰。天上铅灰色的云流好像永远也流不尽似的，一直到十二月中旬，天才放晴。可刚晴过几天，气温又突然下降，不久又下起蒙蒙细雨，接着雨滴就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雪花。

恶劣的气候带给人们灾难，那些平时靠佣工度日的贫雇农的情况更为悲惨。百宝村是一个只有十多户的山庄，这里的人都是因为失去土地或债务缠身而躲进山的穷人家的后代，穷困也像遗传基因一样传给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在为如何度过年关而焦虑。

华俊志家因为上半年马铃薯种得多，加上管得好，获得了丰收，下半年红薯和五爪辣椒收成也好，情况还不算太糟。华优志抓住雪后放晴的时间，挑了一担辣椒到平石镇去卖。因为天气太冷，去的人不多，价钱卖得特别好。他除了买了一担食盐挑回来外，还有几块钱放在盐底下带了回来。过年的时候反而比过去略显轻松。

农历十二月二十六，农村都是要杀猪过年。华优志家今年因为红薯丰收，猪也长得肥，第一次杀了一头两百多斤的大肥猪。自己家当然不敢把它全部吃完，不过今年还是给自己留了一半，这是这个家第一次有这样多的肉过年。

腊月二十八日夜，邻居华夏太来华优志家串门闲坐，见火炉边围着很多人，站了一下就走了。待大多数人回家睡觉后，他又穿着单薄的衣服来到华优志家。

罗秀英要坐在炉灶旁的华俊龙站起来，让华夏太坐到那儿，他推辞不肯。罗秀英说：“小孩子气血刚旺，不怕冷的，他的衣也比你穿得多，还是你坐在炉旁吧，那里暖和点。这样大的雪，那么冷，你这点衣服怎么过冬呀！”

华夏太苦笑着说：“我们是冷惯了，自从我出世以后就没有穿过新的棉衣，小的时候一下雪，就紧紧围着火炉和烤腊肉似的，晚上就早点去睡。我这件破棉衣据说是我公公留下的，公公去世后，我父亲穿着它，我又穿了三个冬天了，年年想缝一

件新棉衣，到年终一算又不行了，只好千补万补一年又一年地穿下来。”

华优志在一旁仔细地观察着华夏太的表情，静静地听他讲话。他知道这个从不轻易开口求人的硬汉子一定有什么事要讲，只不过不好开口求援罢了。

华优志向罗秀英看了一下，说：“秀英，我这件旧棉衣你弄到哪里去了？”

罗秀英问：“在那衣柜底下，你要它干什么？”

“你去把它找出来，我有用。”华优志笑着说。

“你有新棉衣穿就行了，深更半夜的下雪天，找它干什么？”

华优志用向日葵秆点了火，进到房里，找出了他这件旧棉衣，肩膀和衣袖磨破的地方已经添上了补丁。

他对华夏太说：“老大，你看这件还可以穿吗？如果你不嫌旧，你就穿上它吧。落雪天气，到门外砍柴挑煤，没有棉衣是不行的。”

华夏太感激地说：“我怎么会嫌旧呀！你把它给我，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啊！”

罗秀英笑着说：“这件棉衣我花了一个下午才把它补好，我当时是想过年和在家坐的时候叫他穿新的，上山做事就穿这件旧的。看来他是有点见到新的就忘记旧的，真是喜新厌旧了。”

华优志笑着说：“我可没有喜新厌旧的想法，我只是想让它发挥作用，放在柜子底下不如披在人的身上好呀！”

华夏太笑着说：“世界上有新的好的，也有老的好。蔬菜一般是嫩的贵，古董都是老的香，朋友、夫妻都是老的好。说实在的，优志老弟是看到我被冻得难受。那天我去挑煤，刮起老北风，挑着一百多斤担子走了二十多里，一放下担子，我就冷得发抖了，他就对我说应当穿棉衣呀，我告诉他我想了很多年，可是这个冬天看来又不行了，真是年年指望明年好，明年还是旧棉袄，我这件旧棉袄是我祖父穿的，今年望明年，明年还似去年，家里太穷了，没办法。那天优志就说把他这件旧棉衣拿

给我遮下风。我们这样的人家，哪敢嫌旧呀！”

罗秀英高兴地说：“可惜我们也太穷了，不然就买新布把外面全部用新布蒙过后再给你，那样就更好了。”

“秀英呀，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大恩大德了，哪里还敢奢望全新的呀！我捻了一下，棉花还很厚，肯定比我家那件暖和。你知道吗，我家那件旧棉衣，我老婆最近身体不好她一直穿着。讲起来也太丑人呀，讲了几年了要缝一件棉衣，可就是做不成。今年这天气也怪，前前后后一落雪就是二十多天，我说呀这天气也变坏了，好像专跟穷人作对一样，哪有下起雪来就不停的，今年是我们村子里穷兄弟最难过的一年啊！”

华优志把水烟筒递给夏太，夏太接过，抽了一袋。灯光变弱了，罗秀英去拨了一下油灯，然后把桐油罐拿来又添了大半盏油。天气太冷，桐油变得像乳白色的稠稀饭似的。

罗秀英重新坐下，对华夏太说：“夏太哥，今年过年买肉还是杀猪呀，还有两天就过年了，总该拿主意呀！”

华夏太低着头，过了很久才长长地叹了口气，说：“秀英，优志，我今天晚上是特地来找你们商量的。过年了，人家都是欢天喜地，我却是几夜没有睡好觉。我家的情况你们都清楚，讲来讲去就是一穷人家。今年情况总的来讲比去年稍微好点，可这两场雪把我给弄苦了，原来我打算十二月挑十五到二十担煤去卖，赚到的钱至少可以买两担谷子。可到头来我只挑了三担煤卖，连吃饭都有问题了。”

“你家那两头猪现在有多大了？”华优志关切地问。

华夏太接着说：“我也正想谈这个问题，这两头猪你搭帮垫出本钱，四月份买了两条八九斤的毛猪崽，天天按时喂饱，到现在七八个月了，毛重只有百把斤。原来想杀一头猪过年，卖它四分之三，也算是我家有史以来的好年了。现在我又想留着它，把这两头猪养到明年白菜、南京菜和肥菜下架的时候再卖出，每头至少可以换四五担谷子回来，再搭点苦荞麦、早苞谷和马铃薯等杂粮，我就可以不借债度过五

黄六月了，那样的话，到明年过年就可以松一口气了。可这场雪把我给弄苦了，一切计划都打乱了。你帮我想一想，这头猪，到底怎么办才好？”

罗秀英一直专注地听着他的诉述，听到这里，她问：“你家有老有少，这个年要怎么过呀？好汉难过正二月，这两个月的生活，你安排得怎么样了？”

华夏太苦笑着说：“本来穷人思眼前，富贵思来年。我刚才讲的是明年的打算，今年这个年关却把我卡住了，过年的肉还没着落，粮食也不多了，都是这场雪害的。”

华优志点了点头，笑着说：“我看过年有二三十斤肉就行了，正二月粮食大概要两三担谷子，你想想怎样解决这两个问题。你家五爪辣椒还有多少？”

华夏太想了一下，说：“辣椒大概有三十多斤，可以换一担多谷。天天下雪也来不及去卖，我穿着这件单衣在集市上站一会儿就冷得发抖，哪敢去呀！过年嘛，我们这样的人家有十多斤肉就行了，关键就是正月的粮食没有地方来。你给打算一下，到底怎样办才好？”

“你过年只要一二十斤肉，那还好办！我今年的猪大得快，卖了一半，自己还有百多斤，你到我这里分点去就是了。钱嘛，你把猪卖了之后给我就行了，你看可以吗？”罗秀英向华夏太慷慨地承诺道。

“如果你嫌少，我这次下坪石还带了几块银元回来，你到人家那里去买也行，不过钱我也不多，过了元宵节后我就要用，等卖猪就迟了。”华优志心里十分赞赏妻子的同情心，从旁补充道。

华夏开心地说：“大弟，志弟嫂，我就晓得你们夫妇是大好人，我老实承认吧，我今天晚上来了两次，说是有事同你们商量，就是看你们肯不肯开恩借一二十斤肉给我。难得秀英先开了金口，我已经很高兴了，谢天谢地！不过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你们夫妇大慈大悲帮人帮到底，再借两担谷给我。我知道你们明年的粮食基本能接得上，等我明年这两头猪一卖，我就买两担谷还你们，如果你们还有粮食，那时我还钱也行。当然，我这样就有点叫你们为难了，也可以说是得寸进尺。”

罗秀英笑着说：“肉呢，你分二十斤、三十斤都问题不大，我是靠天地神明保佑，这头猪我原指望它长到一百七八十斤，我们留一半，有八九十斤过年就蛮好了，哪晓得这头猪后来一天一个样，竟长到二百四十多斤。就是分给你三十斤，我们也还有八九十斤肉，这也是最丰收的一年了。只是这粮食我们要精打细算，才能接得上新粮，你可不能失信，那五黄六月没有粮食，我这三个小孩子可一餐吃不饱，就会喊天的。”

华优志也申明：“秀英已经讲过了，我不想再重复。只是你一定要将你说的话兑现，不要叫我着难就行了。”

华夏太郑重地说：“好志弟，志弟嫂，我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再蠢也分得出谁是好人。你们两位观世音菩萨救了我，拉了我一把，我会永世不忘的。我也不会白借你们的，多少还会给点利。”

罗秀英笑着说：“利息就不要提了，肉你不来分，我们还不是吃掉了？谷子只要你能五月还过来，不要让我们着急就行了。在这个世界上，谁没有难处呀，如果能帮你度过年来，你明年一帆风顺，那就是我们大家的福了。这样吧，肉你就这样称过去，明天再去买点豆腐回来，把它馅上，后天就过年了。谷子呢，你明天早上来挑，你老婆身体不太好，天气又冷，要把它变成米也会有困难，你就从我这里挑七十斤米过去，我今年冲了四担谷，大概可以吃过二月，你挑七十斤米去，我这里也可吃过正月有余。天也总不会老是下雪吧，过了正月，等天气放晴，我抽时间把它冲出米来就行了。”

“好志弟嫂，你这样贤惠，真是难得！”华夏太讲到这里，声音有点嘶哑，激动得要流泪了，“我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我一定会教育我的孩子、子子孙孙报答你们的。”

华优志郑重地说：“夏太哥，你不要这样讲。这是一个不太平的世界，穷人越来越穷，政府只晓得要钱要粮、抓壮丁，从不过问老百姓的痛楚，我们穷人不帮穷人，谁来帮我们呀！”华优志抽了口水烟袋，然后把烟袋递过去。

华夏太没有马上抽烟，而是非常感动地说：“好志弟呀，也是你们夫妇收阴功啰。



按理，是应当穷人帮穷人，可谁会同你们这样想呀，多数人是穷怕了，把自己的一点流血流汗的东西看得比金珠还贵。那些财主更是利用我们年关的时刻逼债讨债，抬高利息。我早几天曾向我老婆的堂伯借点钱，你猜他怎么讲？他说现在借谷是一担还两担，我是他的堂侄郎，就折半吧。我说明年四月就还他，那时也正是他放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开个大恩。他却冷笑着说四月正是缺钱少粮的时候，我能拿什么去还！他年年放几十担谷的债出去，四、五、六三个月是最好放债的时候，一担还两担，是规矩，叫他开大恩，岂不是没个边了吗！是要积德，利息才是最好的德，有句古话是，生意场中无父子，人情选匹马，买卖算毫厘。他说不能为了我一个人破了规矩。”

华优志笑着说：“你也不要怪他，为富不仁的人多得很。有些人为了发财，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看到人家里有困难，不仅不肯拉一把，还会落井下石。那些贪官污吏更是利用打日本的时候发国难财，当汉奸呢。我这个人呀，就是看不惯那些人，不仅看不惯，而且恨透了那样的东西。”

罗秀英笑着说：“你看不惯有什么用，他们还不是有钱有势，你能奈他如何？过年了，不要总讲那些叫人伤心的事，只愿明年风调雨顺，和和平平，过得好一点就行了。”

华夏太点点头说：“志弟嫂说的也在理，过年了应当讲些吉利话，这些不好的事我们老百姓是三天六夜也讲不完，讲不清的。我去挑担箩来，把秀英答应的米和肉拿过去。”

优志说：“明天早上也不迟呀，反正答应了，我们是不会改口的。”

秀英也笑着说：“我看夏太哥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怕白天人家看见了，那个……”

“什么‘那个’，这是正大光明的事，还怕人家说个‘不’字？”华优志理直气壮地说。

“你知道村里困难的人多得很，再有人再来借，就叫你为难了，我是怕你做了好事反倒叫你为难，我怎么过意得去呀！”夏太小声地说。

外面的风仍然很大，村外的树林里不时传来折断树枝的响声，睡在草堆上家犬也不时发出几声狂吠。

华夏太走到门外，结冰的地面发出“咯咯”的响声，天气很冷，但他此时心里却热乎乎的，这是他最难忘的一天，在最困难的年关时刻，华优志夫妇这样体贴自己，让自己明年有个好的盼头，因此，他走起路来特别雄健。他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因为下雪房子里太冷，老婆早带着孩子们上床睡了，他摸黑走进房间，走到了床头。他轻声地对老婆说：“荣桃，告诉你个好消息！”

廖荣桃不高兴地说：“跟到你这个穷人家，过年了没钱没米，更没有肉，还有什么好消息？什么消息都没有用，能够吃饭的，就是好消息。”

华夏太笑着说：“真的，不哄你，是真正的好消息。”然后他有声有色地讲述了自己到优志家拿到了棉衣和借到米和肉的情况。

廖荣桃这才转忧为喜，轻轻地骂道：“你这家伙，这样啰哩啰唆讲了那么多，你就说借到了七十斤米、二十斤肉不就行了吗，故意讲那么老半天，把人都给急死了！不过算你有两下子，果然是福从天降，遇到优志夫妇这样的好人。快去拿吧，明天怕有变，弄得空欢喜一场。”

“那倒不会，他们也催我马上去拿。我怕白天被别人看见了，有人也向他们借，他们就作难了。”

“这倒是个理，你去准备萝吧，我也一起去，你挑米，我拿肉。”

华夏太在柜子角上摸出了火柴，在床边的墙壁上点起了油灯。房子里只有两担箩，一担大箩，一担小箩，全装着全家的主粮——红薯。

“我们不是还有担大箩吗？”华夏太问。

“那担箩还有什么用，底都穿了一大半了，哪还装得了米啊？那担箩也漏底了，只有这担箩还能装肉装米。”廖荣桃向丈夫诉说。

“不要讲那么多了，我还不清楚吗，我是说找到那担箩就可以把这担好的箩替出来了。”华夏太不耐烦地说。

“这还不容易，把红薯倒在地上就行了。”

华夏太仔细地看了一下地上，然后皱着眉头说：“地上有点湿，红薯倒在地上会冻坏的。”

“只怕箩筐也没有用，外面的雪都结成冰了，像一面镜子一样，万一打个滑，米就会倒地上，米可没法捡呀！”廖荣桃解释说。

“有道理。哎，我们早些天借人家的那个麻袋还回去了吗？”华夏太似有所悟地记起了自己曾借过人家的麻袋装五爪辣椒去县城。

“有个麻袋在楼上。我前几天还问是哪家的麻袋还不给人家拿去。”

华夏太高兴地上楼了，划了一根火柴，麻袋就放在装红薯的大缸子上。他走下楼来，把它放在灯前仔细地检查看给老鼠咬破没有，看了一会儿，说道：“你就不要去了吧，我一个人也弄得好的。”

“不，我应当去。可是我们就这样去呀？”廖荣桃看了一下丈夫，迟疑地说。

“已经蛮迟了，还有什么怀疑的？”华夏太奇怪地问道。

“我是说已经是年底了，人家实际是借担谷子给我们家，还答应借二十斤肉，那么大的一个面子，我们就空手去呀？”廖荣桃为难地说。

“可是我们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送给他们，难道封个红包吗？我们又没有钱。我看他们也不会怪我们，他们是很体贴人的。”夏太非常坚定地说。

“这我还不知道？我是说年头年尾是不能空箩去空箩回的，应当在箩筐里放点东西才是好个兆头。”廖荣桃为难地说。

“难道我们要在箩筐里放几个红薯吗？那也不像话呀。”夏太说。

“红薯是不行的，他们家比我们还多，花生、茶油他们家也有，要送点他家没有的东西，而且又是我们送得起的。”廖荣桃经过深思后说。

“对对对！是这样，你这个主意好，我们不是挖了几十斤怀山吗？那些有钱的人家还用这个东西来炖肉招待贵客呢！”夏太高兴地说。

“哎呀，我倒忘了，是有十几斤怀山。我们就拿一半给他们家，这是他们没有的，而我们也送得起的东西，既大方，也像样。”廖荣桃非常高兴地说。

他们准备好以后，看了看床上睡着的小孩，帮他们把被子盖好，桐油灯仍旧点着，这才一前一后地走出大门。地还是一片雪白，刚才飞落下来的雪粒把白天人们来来往往踩黑的地方又填平了。寒风吹着沙雪扑打着他们的脸庞，又从衣领上钻进了背，使身体虚弱的廖荣桃不禁打了个寒战。快到华优志家的门口时，廖荣桃加快速度，走到夏太的前面，推门进去。

她笑着说：“优志，秀英，谢谢你们的一片好心，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送你们，只有几斤野白薯送给你们，来客时加上它炖一碗猪脚，城里人把它叫什么‘怀山’。”

“不，是药书上把它叫怀山，是一种蛮好的补品。”华优志在一边补充道。

罗秀英笑着说：“你们也太客气了！这个东西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还能换回几斤盐呢。”

“唉，是夏太砍柴的时候发现了它，他就抽空挖了一些回来。”她一边说，一边把它们放在一只空箩里。

罗秀英对丈夫说：“你去给他们砍肉吧，称好肉，我再去装米。”然后她回过头来对廖荣桃说，“荣桃嫂，你到火边来烤火，暖和暖和一下。”

华优志说：“你们是要前腿的肉，还是要后腿的肉？”

廖荣桃笑着说：“我们客不多，倒想要肥一点的，就称腰上方的肉吧。你们客人多，瘦肉就你们多留一点。”

罗秀英笑着说：“那么随你们的便吧，不过你们要是馅豆腐，还是砍两斤五花肉才好。”

过秤的时候，罗秀英笑着对华优志说：“是二十斤吗？”

“刚才你不是答应这个数吗？”

“刚才我是答应这个数，我看给他们二十四斤吧，刚好是两个月月红，希望以后我们两家都红红火火才好呀！”

优志笑着说：“对对对！三八二十四，刚好是三个八，就是发发发！”他这一讲，大家都哄笑起来。

称米的时候，罗秀英笑着说：“我看米也称八十八斤算了，就再加个‘发’。”

华优志笑着说：“我家秀英就爱论个彩头什么的。”把米和肉称好后，华优志让夏太夫妇坐下烤烤火。华优志捆了一袋水烟，递给华夏太。

罗秀英从房里抓来了一碗花生，问廖荣桃：“你那两个小孩子睡觉了吗？”

“早睡了。”荣桃答道。

秀英又到房里去割了一条小肠灌的血肠来，放在装肉的篮子上。“喏，这个给你两个小孩尝一尝。”

廖荣桃感激地说：“秀英，你这样的人真是少有呀！真称得上是大慈大悲了，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今天的事的！我呢，从没读过书，也不晓得怎样讲，只好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华夏太说：“很迟了，我们也不要耽误他们休息了，我们都是当家的人，逢年过节格外忙，还是让他们去休息吧。”

罗秀英起来为他们开门，还不放心地嘱咐道：“雪地上有点滑吧，要小心哟！”

## 二十四

一九四零的春天来得特别迟，隆冬的大雪直到正月初六才告一段落。在大雪封山的日子，农业生产无法进行，拜亲访友也受到了限制。不仅人们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连野生动物也遇到了困难。

正月初三那天上午，华夏太像往常的年份一样不去拜年，而是开始生产劳动。他家里的情况有点特别，他家几乎没有亲戚，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和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弟弟一起生活，弟弟在一个夏天得痢疾死了。经他的远房叔叔介绍，下去给一家财主放牛，工钱自然是不会有的，只是供他吃饭，穿的是财主不要的破衣服。到了十八岁，他才开始在另一个财主家当长工，工钱是六担谷一年，就这样干了五年，才把典出去的一间房子赎了回来，过上独自成家的生活。他家没有田，只有旱土，连旱土也是挂在山坡上的小块斜土坡，收成自然不好。

他直到三十五岁还是单身一人，经过多年积攒，他才有了结婚的基本条件。廖荣桃是郴州一个山寨人家的女儿，她没有见过父亲，五岁时母亲要改嫁，就把她送给桂阳一穷人家当童养媳。她好不容易长大成人，终于同比她大八岁的丈夫圆了房。到二十二岁，她已经生过三个孩子，但没有一个孩子长到一岁，全都无可奈何地夭折了。她二十四岁那年，村子里发了瘟疫，先是家娘家爷死了，安葬父母的第三天，她的丈夫也死了。她变卖了全部家产，才还清了三位亲人的安葬费用，又值青黄不接的夏天，生活无依，才从桂阳嫁到华夏太家来。

因为华夏太和廖荣桃都是孤苦无依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亲戚，除了做长工打短工外，他们夫妇从不到别人家吃餐饭。再就是因为家里太穷，人家也不想同他交朋友，除了缝制衣服和请木工修理农具和家具外，也没有人光顾他们家，在他们家吃餐饭。

因为这个原因，华夏太从不走亲戚，每年正月初三就开工做事了。今年因为大雪封山，既不能上山挖土，也不能出山挑煤，只好上山捡被大雪压断的树尾和树枝。

初三上午，华夏太上山捡了一担柴，准备挑回家，无奈路太滑跌了两跤。这时

他看见一只鹿正站在背风的地方，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快接近它的时候，那鹿拔腿就跑，可前面就是石壁，斜坡上跟镀了一层闪光发亮的白银似的，因为鹿的脚是偶蹄，不是爪子，于是它从石坡上滑了下去，华夏太跨了一个大步，顺手抓住了鹿的一条后腿，然后就拖着它连滑带走地往家里去。

回到家，那鹿还在“嗷嗷”叫着。大雪封山，雪太厚，所有的草都被积雪覆盖，树木的叶子又被坚硬的冰凌所包裹，这食草动物就只好挨饿了。饿了几天，行走已经乏力，很容易被上山的人捉住。

华夏太把鹿皮剥了后，用称一称，有十九斤多。廖荣桃把夏太叫到跟前，同他商量：“你打算怎样打发这些鹿肉？”

华夏太毫不犹豫地笑着说：“当然是吃一点，有人要买就卖一点，这还用问吗？”

廖荣桃笑着说：“还要做点人情才对。”

夏太说：“我们又没有什么亲戚。你是说给优志送点去吗？”

廖荣桃点点头，说：“是的，我们俩都是没亲没戚的人，有什么苦难，就自己受苦挨，遇到什么困难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过年时优志和秀英两口子拉了我们一把，我是永远记在心上的，我当时就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他们的大恩大德。今天造化好，没花一个钱抓到了一只鹿。希望从年开始，我们家能一天天好起来。我看，首先就要砍一腿鹿肉给这两个大恩人送去，表表我们的一点心意。”

“给他砍多少好呢，三斤可以了吧？”

“你还不知道，秀英这个人呀最讲彩头，你看去年她称肉，本来我们说要二十斤，她要优志砍了二十四斤；米本来答应一担谷的米，七十斤，她硬要称了八十八斤，她是一个很讲究这个的人。我看，按理应当称八斤才好，不过鹿只有那么大，称六斤也行，六六大顺嘛。剩下的自己吃点，再卖它十斤，你看这样好不好？”

“对，有点意思，我看一会儿你就把它送去。”

“你这个人真怪，哪有要女人去给别人拜年的，还是你去好，或者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廖荣桃高兴地说。

下午的时候，华夏太和廖荣桃给鹿的后腿包了红纸，用腰形的竹篮装着，一前一后地向华优志家走去。进大门前，还放了一挂鞭炮。

夏太一跨进门，就大笑着说：“优志老弟，秀英弟嫂，托你们的福，今天我到山上捡柴，抓了一只鹿，拿来一条腿给你们尝尝。”

华优志站起来笑着说：“夏太哥，这是行倒礼，我还没有给你们去拜年，你们倒送我这样大的礼，我可受不起呀！”

罗秀英接过篮子，让夏太夫妇往里边坐，然后端来一些糖果，又给每个人递上杯红茶，笑着说：“你们今年是开门大吉，一定会行好运的。”

廖荣桃笑着说：“多得贵言，希望今年大家都开张鸿发才好呀！真的，我想我们今年会走好运的。实际上我们过年前到这里来，你们那样看得我们起，我们就在走好运了。”

华优志笑着说：“黄河尚有澄清日，岂有人生不抬头。黑夜总有个尽头，我就不想相信我们穷人会永世穷，只要我们大家互相帮助，同甘共苦，挺起腰杆干下去，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就像这场大雪吧，它不能总是这样下，等春风一来，雪就融化了，柳树就要萌芽了，桃树就要开花了，你们说是不是呀？”

夏太听了很高兴，对罗秀英说：“志弟嫂，我没有进过学校门，斗大的字我认不了一个，但他讲的道理我很相信，优志老弟八字好，有父母送他读书，他在我们村是最有学问的人了，他的心肠也好，今后我还要多听他的意见呢。”

罗秀英说：“他也只是读了几年书，不过是‘山中无猛虎，猴子称大王’罢了。不过他的心肠还算好，人也不算太蠢，有时也还会想事，这个家全靠他持着才勉强过得去。”

廖荣桃笑着说：“你们家客多，我们就回去了，小孩子在家里玩我也不放心，我



们这就走了。”

罗秀英严肃地说：“你这就不对了，你们今天出行，一定要图个吉利，要吃了饭再走，哪有空着肚子走的道理。我马上煮饭，一起喝杯酒。”

廖荣桃执意要走，罗秀英就对她说：“你要走也可以，稍微等一下，你那个篮子总不能空着呀。”她走进房里，在篮子里放了九个糯米糍粑，又用红纸包了三块银元。

然后她走出来对廖荣桃说：“本来应该吃了晚饭再走。你硬要走的话，就过些时候等我满玉妹她们回来，再一起来吃餐小菜饭，今天就留夏太哥在这里吧。”

廖荣桃笑着说：“这糍粑我接着，红包无论如何也不能要，那岂不是到你家来卖鹿肉了吗，那样就太小气、太俗气了，要不得呀！秀英，你这个人呀，弄得我们今后都不敢同你来往了，多次都是麻烦你，那怎么能成呀！”

罗秀英说：“荣桃嫂，你怎么能这样讲，承蒙你看得起我们，你们夫妇这样的好意我们哪里受得起，我们也是表表我们的心意。干脆你给我的，我不客气地受了，我给你的，你也不要辞却。”

华优志说：“荣桃嫂，不要客气，礼尚往来嘛，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老规矩呀！”

廖荣桃走后，华优志笑着对夏太说：“那些剩下的鹿肉，你打算自己吃，还是卖钱呢？”

“我打算自己吃一餐就算了，还剩下十多斤就把它变成钱，你看可以吗？”

华优志抽了支烟，低头想了想，微笑着说：“按理呢，这是意外之财，把它全部吃掉也是可以的。不过从你家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倒很赞成你把它卖掉，就算卖十斤吧，大约可以卖三块钱，用它来买谷，大约可以买一担半谷，差不多就是全家一个月的粮食了。如果用它去买苞谷，再把它磨成粉来喂猪，大概可以做两个月的用途，两个月，两头猪起码可以多长六十斤，六十斤猪肉大约可以换五担谷子回来。多得五担谷子，你就可以不要去给人家打短工、挑脚了，这样一年就可以翻身了。”

夏太听了非常高兴，他笑着说：“我倒压根没想那么多，原来你家养猪长得比人家的快，还有这个诀窍在里面，你也给我介绍介绍经验，让我也学一手呀。”

华优志说：“这不是什么诀窍，是很简单的道理。俗话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就是说你不肯施肥，不肯去精耕细作，土里的收成就不会好，人就要挨饿。一样的道理，养猪，你只喂它一点野菜青菜，一把红薯藤，它会给你长大？大是会大，不过要慢得多。你每次喂猪食多放半斤米，一个月也只有十五斤米。如果因为放了米，猪给你多长五斤肉，你就赚了。不过用米来喂猪不如用苞谷喂猪划得来，因为集市上米比苞谷贵，而喂猪呢，苞谷比米好，用同样的本钱，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就拿我去年过年杀的那头猪来说吧，我买猪崽时比现在养的猪只早半个月，买的时候也只比你的猪大十斤八斤左右。实际上我的那对猪，卖给人家的那头是二百零五斤，过年那头是二百四十多斤。你现在两头猪只有我一头猪那么重，说多了大约两百斤重净肉，这两百斤肉把它换成谷子，至少有十五担谷呀！”

夏太惊讶地问：“你下了不少本钱吧？”

华优志默默地计算了一下，然后平静地说：“不算多，也不算太少，就是两缸酒，一担豆腐杂，两百斤苞谷，合计不过三百斤谷子的钱。投入的本钱和赚到的利相比大约是一比五，一般来说至少是一比三。你看会算吗？”

华夏太笑着对罗秀英说：“这个办法是你想出来的吧？”

罗秀英说：“这是前人早就总结出来的经验呀！俗话说，你不下虾子，就钓不了鲤鱼，本大利才大呀！三斤米能变为一斤肉就算赚钱了，五斤谷变一斤肉也不亏呀。这根本不是什么诀窍，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我们家不过早走了一步罢了。”

华夏太感慨地说：“秀英，我太佩服你两口子了！我总是听人家说，吃不穷，穿不穷，不会打算一世穷。我总认为那是屁话，你手中没有钱，再会打算还是空的，等我有了钱以后，我也会打算的。听了你们的话，真叫我开了窍，任何事都要会打算，会计算，你这个三换一、五换一的办法大有学问，我一定叫荣桃向你们学，我们两个真是白白长了几岁，比你们差远了。”

罗秀英笑着说：“不要这样讲，我们都是在慢慢地学呀。快，马上就要吃饭了。”

华夏太在吃饭的时候还是兴奋不已，在优志家的客人面前，一直称赞优志和罗秀英，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弄得罗秀英都不好意思起来。

秀英红着脸说：“说你讲酒话，你又没有喝什么酒；说你不是酒话嘛，又确实像喝醉了一样。”秀英说得大家都哄笑起来。

## 二十五

过了元宵节后，华优志就为儿子的读书进行串联。去年在横山下读书的几个学生因为家里实在太苦，今年是无法再上学了，百宝村有几个孩子的家长虽然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认几个字，但表示每年出的学费不会超过一担谷子。经过优志的多方劝说，勉强凑足了九个人，能够交付的学费总共才有十二担谷。请一个老师教书一年，只付十二担谷，这样可怜的薪金，谁会来呢？

直到农历二月中旬，才找到了这样一位倒霉的老师，他就是唐仁凤老师。

唐老师出生在一个比较富有的农民家庭，他父亲和所有的中国农民一样有两个宏伟的心愿：一是建一座大房子，给儿女留下一笔大的有形资产，传给后代；二是送儿子上学读书，让他们能写会算，不受人家的欺骗，如果能当上官，光宗耀祖，就是祖宗积德，洪福齐天了。他父亲为建大房子，过度劳累，不到四十五岁就含恨离开了人世。唐仁凤老师没在清末考上秀才，在‘民国’时代也没当上保长之类的刮地皮的官，而是走向了所有知识分子的末路，去乡村当上了“人之患”——地位低下的蒙馆老师。他教书多年，收入微薄，但师娘勤奋持家，还是做到了饱食暖衣。军阀的连年混战，特别是日本鬼子的入侵，加速了整个农村的破产，能送儿女上学的人家越来越少，于是唐仁凤老师也就连续几年丢了饭碗，只好去干并非所强的农田重活。由于天灾频繁，虫灾猖獗，他家也一步步地走到缺衣少吃的地步。

祸不单行，偏偏这时候，唐老师的母亲去世了，师娘也因患肺病一天天地消瘦，在他四十五岁时，终于变成了鳏夫。儿子娶了媳妇后，媳妇专横自私，逼着儿子分家，唐仁凤老师从此独身一人住着。不过唐老师也并不发愁，他以低价外出教书，即使是十二担谷一年的薪金他也去教。按蒙馆的规矩，教师在教书期间，教师的生活是由学生家长轮流供给的，一年下来，也还可以做到自给有余。

唐仁凤来百宝村教书时已经五十六岁，已落得黑头飞雪，脸上的皱纹像干枯的核桃壳。优志派了一个年轻力壮的家长去为唐老师挑行李，唐老师家离百宝村有十五里路，等他到达百宝村时，已经是下午了。因为一路上山，山高路陡，唐老师又有严重的肺气肿，他空手拿着把雨伞还赶不上挑担的家长，家长只好走一段山路又

坐下来等他。

优志吃过中饭就吩咐俊龙和另外几个学生在村外的大树下等老师来。优志是很讲礼节的，老师来了一定要放鞭炮迎接，同时也要准备晚餐。

直到半下午，优志才接到俊龙的报信：“唐老师来了。”

华优志和另外一个家长马上走到村外，见唐仁凤老师来了，马上叫那个家长放鞭炮，他迎上前去，笑着大声说：“唐老师，辛苦了，本来应当抬轿去接你的，可我们村很穷，没有轿，向财主去借，他又不肯，只好委屈你艰难跋涉了。”

唐仁凤笑着说：“岂敢，岂敢，你们这样有心，还放鞭炮来接我，我都受宠若惊了。我教了一辈子书，还是第一次受到这样规格的接待。”他放下手中的伞，拱手作揖不止。

华优志顺手接过雨伞，吩咐挑担的先走，然后让唐老师走在自己的前头。快进大门时，华优志走向前，对唐老师说：“请进。”走进火房，待唐老师坐定，优志首先给他恭恭敬敬地送上了糖姜茶，罗秀英马上送来了几碟花生和糖果。

唐仁凤动容地说：“优志兄，你这样热情，叫我反而有点着难了，不如随便一点。”

华优志笑着说：“天地君亲师。老师是最应受敬重的人，区区小节，何足挂齿。”

唐仁凤笑着说：“话是如此。古人云，至诚可以通天。难得你这片诚心呀！”

优志微笑着说：“这是应该的呀，你年纪那么大了，身体又不怎么健壮，到我们这个大项上来，为了教孩子们，我们真是感谢不尽呀！再说，我们这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报酬又那样微薄，我们去向你求援，你竟答应。你的这种高风亮节真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感激万分哪！”

唐仁凤老师听后摇了摇头，长叹一声，说：“不是什么高风亮节，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刚到，好些事还不便说，等到有空闲的时候，我再向你说，吐吐胸中的闷气。真的，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呢！”

罗秀英从柴火灶上端来饭菜，对优志说：“唐老师走了那么远的山路，想必饿了，你有话吃完饭再同他讲嘛。快，准备开饭了。去接老师的水宝，你不去请他过来陪老师吃顿饭呀！”

优志笑着说：“让唐老师休息一会儿再开饭好些。不过既然煮好了，那就开饭吧。俊龙，你去叫水宝哥来吃饭了。”

俊龙听了父亲的吩咐，飞也似的跑出去了。

碗筷杯碟很快就摆好了，华水宝和俊龙也进来了。

华优志站起来向华优记介绍：“这就是我们的唐老师。”又向唐老师介绍，“这是我二哥，帮你挑行李的叫华水宝，他有一个儿子叫华世望，世界的世，希望的望，已经九岁，今年才开学，人挺聪明的。”

华水宝接过酒壶，对唐仁凤笑着说：“唐老师，你今天走路辛苦了，我先敬你一杯酒。”

唐老师摆摆手，客气地说：“今天你挑担子，我空手走路，按理应当是我敬你一杯酒。要是我自己挑着行李，肯定现在还没进房呢。”

华水宝笑着说：“你这话就不对了，你是老师，是读书人，我是一个农夫，就是挑担的。我呀挑一百四五十斤，一天要走八九十里路呢，你那点行李不过五六斤，和空手走路差不多，哪有你敬我的道理！我们原先还打算用轿子去接你呢，你知道的，我们这个村子只有给人家抬轿的轿夫，从来没有人坐过轿，连轿也没地方去找。”

华优志笑着说：“怎么没人坐过轿，你老婆出嫁时不是坐过花轿吗？”

华水宝说：“那不一样，女人出嫁时是离开自己的亲生父母，离开自己出生的地方，也不知道男人会对自己怎样，那是哭着出嫁的。那些当官的和财主坐轿是享福，是很舒服的。”

唐老师笑着说：“我不给人家抬轿就不错了，我说呀，你们就是给我坐轿我也不

坐，我是这样想的，人生来两只脚，不就是用来走路的吗，你跷起脚坐在轿里面，要两个人抬着你走路，那又何苦来呢？慢慢地散步可以看看沿途的风光，会到熟人谈谈心里话，那多好啊！何必要人家把你像抬猪抬狗一样地费力气啊！”

华优志说：“唐老师，你这样好的人，有这样好的品格，真让人心悦诚服。你真的坐得起轿的话，就不一定这样想了。”

华优记笑着说：“唐老师，坐轿的那些家伙还不是因为多了几个钱，就向我们穷人摆威风。如果我们穷人开个会，都不给他们抬轿了，我看他们的威风就没了。”

华优志说：“我们只顾谈天说地，把吃酒的事倒放在一边不管了。唐老师，你还是先喝了这一杯吧。”

“当着各位家长在这里，我要声明一下，我是滴酒不敢喝的。倒不是我不喝酒，是我不能喝，喝了就会出问题，我年轻的时候，这样的双料酒可以喝斤把，现在只好割爱了。我不知什么时候得了支气管炎，一年比一年重，喝了酒就气喘吁吁，一夜都不得安宁，为一时之尽兴去挨彻夜难睡的苦，那是很痛苦的事。酒的情我领了，这酒就恕不奉陪了。”

华优志笑着说：“既然老师不喝，我们也不强人所难。不过，如果老师是怪我们劝酒不诚恳，不肯赏脸，那就叫弄巧成拙了，这我就罪过了。”

唐仁凤摇摇头说：“不，不，我确实是戒酒了。酒是个好东西，也是坏东西，贪杯多坏事，这是经验之谈。不过有些小毛病，喝点酒反而有好处，中药就有很多药用酒作引的。但是我劝你们，能喝一斤，最多喝二两。如果每喝必醉，总成一醉方休，醉后失态，闹出笑话，甚至闹出病来，那就不好了。”

华优志笑着说：“唐老师啊，你这话很在理。实际上酒本来是好东西，是人自己害自己，那是怪不得酒的。古人说，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伤人人自伤。这是很有道理的，有人说夏桀是因酒亡国，那是不对的，夏朝灭亡是因为夏桀伤天害理，暴了黎民百姓。说商纣王是因色亡国，也不对。一个皇帝坏事做多了，老百姓自然要造反。你看，明朝的崇祯皇帝，他不怎么好色，还不是亡国了？实际上那些明君圣

主，有哪个不是好色之徒？文王生百子，没有那么多女人，会生那一大堆孩子出来吗？可见文王也是好色之徒。”

唐仁凤笑着说：“优志老弟，你读的书不是很多，对历代事物的看法却很奇特，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这真是身处荒野，而智商一等呀！”

华优志笑着说：“我这样讲是依我自己的蠢见，实际上不过茶余饭后的胡说八道，不过说着玩而已。至于智商是一等还是半等，我才不管呢。”

华优志见唐仁凤不喝酒，就对俊龙说：“俊龙，你给老师装饭，菜冷了就没有味道了。”

罗秀英笑着说：“俊龙不行，我来装。”

她马上给唐老师装好饭，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饭碗放在唐老师面前，和颜悦色地说：“唐老师不肯喝酒，那就先用饭吧。”

大家见老师不喝酒，就只把已经斟好的酒喝掉。唐老师的那杯酒倒给了华水宝，让他喝掉。

华水宝要求同华优记平分。优记用壶再给自己斟满一杯，对水宝说：“这下你甘心，我们是一样的。实际上你今天走了那么多路，多喝一杯倒是舒筋活血，壮气提神。”

水宝说：“不是的，我今天在旺田唐老师家喝了。一瓶酒，他儿子只喝了几杯，还剩下大半壶。唐老师硬说他出来教书了，放在那里会中气变淡，硬要我喝了几杯，今晚就不敢再多喝了。我本想陪老师喝一杯，他不喝，我们干了这杯酒就算了。”他马上举起杯一饮而尽，然后笑着说，“我们是农夫，讲不出什么道理来，我也不跟你讲天文地理了。”

罗秀英见他喝完了，就说：“你坐着，我给你装饭，今天挑行李辛苦了。”

华水宝笑着说：“你是娘辈，我这做侄儿还要你装饭，不行。况且今天行李又不



重，挑这点担都说辛苦，那我们这些农夫哪儿还有饭吃呀！”

大家吃完了饭，罗秀英收拾好桌子后，给唐老师他们每人倒了杯糖姜茶，又送上了一碗南瓜子，一碗花生，还特地呈上一碗冬瓜糖。

唐仁凤郑重地说：“你这样客气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在这里起码要教一年，来日方长，你们应当把我当作普通的朋友，随便一些。”

罗秀英笑着说：“一来，你是我俊龙的老师，今后俊龙的读书认字还要靠你手把手地教，那是很辛苦的，我对你表示尊重，那是我们的传统。二来，你比我们年长，是兄长辈了，尊重长辈，也是我们的规矩呀！三来，你今天到我家里，是客人，对客人应当热情，今后麻烦你的事还多得很呢！”

唐仁凤摇摇头说：“你们还不了解我，你别看我在外面教过几年书，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和农夫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说有什么差别，那就是我比普通的农夫更没有用，农民还会犁田耙地，能挑重担走远路。”

华优记笑着说：“唐老师，你太谦虚了，我们这些跟牛屁股跑的人自古以来就是最苦的。不知道哪一本书上写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皆良田，农夫犹饿死。我们农民就像山上的棕树，是万层皮，皇帝来剥，宰相来剥，县长来剥，保长是天天来剥，按他们的本意是一剥到底，一点不留，不过那样的话棕树马上就死了，第二年就没有办法剥了。我们农民之所以还能节衣缩食地活下来，并且传宗接代，就是因为贪官污吏怕我们绝了种，他们也无棕衣可剥了，才手下留了点情。不过历史上农民真的无法生活下去了，就被逼上梁山，造起反来，可反来反去，农民还是农民，哪一个皇帝都要我们交粮纳税。你老先生说和我们一样苦，那是太谦虚了，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做农夫更倒霉的事了。”

唐仁凤听了华优记的话，很受触动，他叹了口气，说：“我并不是谦虚，我讲的是大实话。我爸是一个农民，他受尽了做农民的一切苦，想要我读书，不再当农民。由于我生性笨拙，加上父亲早逝，我没能读出书来，只是认得几个字，什么用也没有。我讨了一个做农民的老婆，生了当农民的儿子，我和农夫还不是一样，受人欺负，还是要我交粮纳税。遇到要丁夫去服劳役，我又没力气，还要花大价钱去请人

服劳役，真是喊皇天哪！”

华优志同情地说：“这我就叫各人有各人的难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不知道我们这朝的人前世造了什么孽，这辈子受到的苦比任何时候都多。过去是地方割据，军阀内战，不管怎样只有内乱。现在日本鬼子来了，内乱再加上外患，更是灾难不断，国家不太平，老百姓就要遭殃。过去我总以为农民是最造孽的人，原来你这个教书先生也一样苦，这可真的没有想到。”

唐仁凤老师低头听着，然后抬起头看了看楼板，用手摸了一下颈，沉默了一下，忧伤地说：“是呀，我们身处乱世，受的苦就更多。我一个人呢，本来也还可以过得去，但是家门不幸，讨坏了一个儿媳妇，才把我逼到这儿来的。”

罗秀英笑着说：“媳妇怎么了？她不好，你就和她分伙，一个人过日子不就行了吗？再不然就找一个老伴，难道你媳妇还管得了家老爷子吗？”

唐仁凤苦笑着说：“按理是这样的，我家那个长头发，世界上再也找不出这样的妖精，厉害得很哪！”

唐水宝笑着说：“再厉害也管不了知书达理的老子呀，你那个儿子就这样怕她？”

唐仁凤摇摇头，叹了口气，说：“麻烦不在这个儿媳妇，真正的麻烦是她外家有钱有势，如果没有这一条，那就好多了，也许她根本不敢这样凶呢。”

华优志吸了口水烟，吐出的烟圈徐徐升起，然后慢慢地消失。他冷笑一声说：“你那儿媳妇是哪里人，她娘家有多大的势力？我就不相信她会那样厉害！”

唐仁凤忧伤地说：“她是桂阳南乡人，她娘家父亲是杨家湾的一个保长，其实和我一起读过两年蒙馆。”

罗秀英笑着问：“她家在桂阳，你在临武，怎么会同你一起读书呢？”

“是这样，他家的姑姑嫁到我们村，是我妈妈的接嫁女，过去来往很密切。我开始读书的时候，他就从桂阳老家来到他姑姑家这边读书，那个时候他也没有特别

的地方，就是调皮捣蛋而已。后来他们那里办起了私塾，他又读了几本书。到了‘民国’时代，他居然当上了保长。他的女儿嫁给我儿子时候，那时她父亲还没当保长，家里比我家还穷。当时她姑妈做媒人，我们双方满口答应，就讨上了这个作孽的媳妇。她来我家时是十六七岁，比我儿子还大一岁呢，那时看起来忠厚老实，长得也结实，我还认为是一门好亲戚呢！她刚来到家时，有句说句，那时她很讨人喜欢，听话又勤劳。自从她父亲当了保长后，家里一天天富起来，特别是她大哥当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团长，二哥也当了乡长，她娘家就变成了名门望族。这下可不得了啦，她仗着娘家的势力，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一天天恶了起来，经常把我儿子骂得狗血淋头。我们讲她两句，她比你还凶，还说就是老牛老马不好，才弄得一个家没个像样的人，叫她在人家面前丢了脸。”唐仁凤一边说，一边叹气，非常沮丧。

华优志微笑着说：“这是门不当，户不对。穷人和穷人结亲，虽然苦一点，到底不受这样的窝囊气。如果是我，我就是打金枝也要打她一下，要不就干脆离婚了事。”

唐老师说：“按理应当这样，这里也有难处。她才精呢，她很会哄老公，我那个没用的儿子离不开她。还有她生性凶恶，却一连养了三个孙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她这方面却比男人贡献大，我总不能叫儿子去离婚，叫孙子没有母亲呀，还不是叫自己受苦点算了。”

罗秀英笑着说：“我说呀，唐老师，看在三个孙崽的面上，你就胸襟宽大些，她话多，就让她多，你装个大聋子大哑巴算了，把她的无理胡说全当作放屁。”

唐仁凤苦笑着说：“她如果只是胡说八道就算了，主要是私心重呢。我老伴去世十三年了，我在她去世的第三年到外面去教书，每年都有十二担谷左右的年薪。从正月十六到十月十六，都是吃学生家长的，我在家里吃饭的时间只有两个月，原来分家时，我就给他们了五亩田，我和老伴管到三亩，这三亩田的担谷也有五六百斤，我每年约有十五担谷的积余，这十多年，我也应当有一百担谷的积余了。开头三年，她还是客气地对我，后来她就全给拿过去，还说老人家不给子子孙孙，还带到阎王爷那里去啊！”

听他这么一说，华优志一家和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唐仁凤老师自己也笑起来。

华俊龙也笑着对唐老师说：“这就像《幼学琼林》里说的，不痴不聋，不作阿姑阿翁。有个这样的媳妇，也是一种福气呢。真是一样的米，养出百样人，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唐仁凤听了华俊龙的打趣，笑着说：“哎呀，优志呀，你这个公子还读了《幼学琼林》了？”

“是读了，过去是白天在学校里读，晚上我教他读《幼学琼林》。去年袁老师去当兵后，到今年，就是在落雪下雨的时候，我也白天规定他背一大段，到上个月底他总算读完了。”

“我听了他刚才的话，看来他的悟性不错。”唐老师打量了一下俊龙，不禁对他称赞起来。

“小孩子胡说八道，那是不算数的。”优志谦虚地说。

唐仁凤叹了口气，冷笑着说：“我真的是命苦，会遇到这样一个媳妇，不知前世欠了她多少阎王债。去年因为纸币不断跌价，我就把它换成银元，并把用纸包好，放在我楼上的谷仓底下。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把钱放在枕头上，柜子里，我一出门，她就搜去了。去问她，她反倒说我又没有交给她保管，谁晓得钱飞到哪里去了，真是家贼难防呀！有时我把门锁上，她干脆把锁扭断，然后买一把新锁来锁上，我从外面回来了，还要找她才进得了门呢。那时她还绘声绘色地说，某天某时她经过，看见大门开着，进去一看，是被人家偷了，她才赶快拿锁来锁上，里面丢了什么东西，她也没有去看一下，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认为我那谷仓有两个隔板，每隔都有一担多谷，我把钱藏在里面很难找得到，我把这些年放债和担谷的钱放在一个油纸包里，觉得总算安全了。她到我屋里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钱，她猜到钱就在谷仓里，可谷子那么多，她找不到。去年十二月，我到朋友家去住了几天，回来后她告诉我，爸爸你那谷子是去年的陈谷了，快变质了，今年收到的那些谷子又没晒得很干，前天太阳大，就为我翻晒了一下，发现问题。她为我卖了二十担，钱在我儿子那里，还剩下的那几担都请人舂成米了，我要吃多少米，只管到她那边去要，或者让我儿子挑一担过来也行，反正饿不到我老人家就是了。钱嘛，她当然

不会承认了，买谷的钱她也只拿了一半给我，还说算是借的，要钱的话会一定还我。”

华优志说：“你这个媳妇我看是很聪明的，她处处都是为你打算，讲得入情入理，不简单嘛。”

华优记也笑着说：“你老人家就是八字太好，有余钱剩米才闹出许多麻烦来。我家里呢，我自己都找不出一个钱来，米是吃一天买一天，根本不存在陈年老谷，要是你那媳妇到我家里，再厉害也没有用了。这真是没钱有气受，有钱也有气受。”

唐仁凤摇摇头说：“好老弟呀，不是我有钱，是我钱还不够多。我怕老了在她下巴下讨饭吃，所以才千方百计想攒点钱。结果是一场空，白受罪。”

华优志笑着说：“你不可以找一个老伴吗？俗话说，一个贤妻胜过三个孝子，人到了那一天，靠儿子和媳妇是靠不住的，不如找个老伴好。”

唐仁凤说：“不行了，过去我愿意这样做，现在却不能这样做。我老婆去世不久，就有人讲起这个事，我想我有儿有女，万一后娘折磨自己的儿女，我对得起儿女、对得起我的结发妻子吗？我当时唯愿这个媳妇赶快掌管好这个家，我就能享点清福了，谁晓得她会变成这个样子。早两年有人又向我讲起这个事，我想我也应当为自己想一想了。有一个失去丈夫的中年妇女曾到过我这里，两个人也谈得差不多了，我那媳妇却走到我房子里大吵大闹，她大声骂我有子有孙了，还老牛吃嫩草，不怕带坏榜样，被人耻笑啊！她又对那个女人说，那么多的好人家不嫁，硬要嫁给我这个老不死的，想享福，那是白日做梦！如果把家里这个老人扯死了，不能保证他长命百岁，就找她算账！我是家里的金菩萨、银菩萨、金山银山，是一株摇钱树，她可不认这个家娘。”

华优志笑着说：“她讲的倒是大实话，你是一棵摇钱树，关键就在这里。”

华优记也笑着说：“我看你那个媳妇是一个土豪劣绅，看来要成立一个农民协整整她才行。”

唐仁凤点点头说：“像‘民国’十六年那样弄一个农民协会，把他的娘家当作土豪劣绅整一整，她就没有那么放肆了。还是你讲得对，这个结亲戚呀，要门当户对

才好，高攀呀，那就麻烦了。当时我们结亲戚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的，谁知道她父亲当了几年保长就猛发了，我真是命苦啊！”

罗秀英笑着说：“不是命苦，是她家里教育得不好，教育得好，绝不会这样的。好在你家龙气好，一下就养了三个孙子，你也应当想得开些。”

这时，其他家长也来到华优志家里看望唐老师，都热烈地表示欢迎，并约定第二天拜孔夫子的时间。

这年的教室也是在一间吊楼上，下面仍是猪栏，上面是一层不足三十平方米的楼房。这里既是教室，也是老师的卧室，还是厨房。当然这里不烧柴，只能烧煤。楼上每一方向的砖壁上都开有仅让猫出入的小窗口，三到四个，每个小窗口下都有张方桌，每张方桌坐两个学生。老师的方桌是最大的，桌上放着老师的一个书箱，里面的书不多，除了“四书五经”外，有《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等书，还有一部《康熙字典》。

这天拜过孔子后，唐老师叫家长和学生们都坐下，然后发表主旨讲话。他首先向孔子的形象拱手作揖，又向家长拱手作揖，然后和颜悦色地说：“我们百宝村有好多年没办过学校了，今天我们在这里拜孔子，读书识字，是很有意义的事。我能到这里来执教，要感谢家长的厚爱，如果我能把学生教得好一点，多认几个字，多懂点做人的道理，就算是对得起孔子、家长和学生了。”

唐仁凤拿出一方小巾来擦了擦即将流出的鼻涕，又咳了咳，继续他的开学讲话：“学生来到学校，首先要明确求学的根本目的。一般的人，到学校来，就是为了读书识字，实际上这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完全对。因为读书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要认得字，会写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学会做人。如果学生不学会怎样做人，即便读了很多的书，甚至能写很好的文章，也还是不行的。你看，历史上的赵高、秦桧和今天的汪精卫都是认得字的人，甚至还很会写文章，结果都当了卖国贼。这些人识字多反倒不如不识字。因此，来学校的目的，首先就要学会做人，做怎样的人呢？当然是做好人。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要为老百姓做好事，不做坏事，要求在学校里是好学生，勤学好问，能读能写，尊敬师长；在家里是好孩子，孝敬父母，爱护弟

妹、尊老爱幼。在社会上是好人，讲信用、重道德、不招惹是非、不多事添祸。”

唐老师越说越起劲，最后他笑着说：“今天才开学，我不想多讲，我只想告诉大家，你们今后读书，既要有学问，更要有道德，会做人，做一个好人，在家里、在门外，都做受老百姓欢迎的人，绝不做让老百姓切齿痛恨的人。具体是怎样的人，前人已经有了很好的论述，我们将结合学文化慢慢去领会，今天就不多讲了。”

他又向在场的家长拱手作揖，然后一步一步地退回去，在座位上坐下。

华优志让其他家长也讲几句话，他们都不肯先讲，要华优志代表大家讲几句。华优志无奈，只好向大家讲几句。

他站起来，先向唐老师先作了一个揖，然后严肃地说：“刚才唐老师讲了我们办学的宗旨，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真的，读书是要认字写文章，可是最重要的是学会做人，做一个有益于老百姓的人。如果办学不是造就好人，而是教出一些乱臣贼子来，那就不好了，我相信唐老师的这个思想一定会有好结果的。我的讲话到此结束，请大家发表高见。”

华水宝笑着说：“不说高见，我是连低见都没有，我们还是早点退场，让唐老师教他的学生去吧。我有事先去了，希望大家中午一齐到我家去坐一坐。优志叔，你定刻同他们一起来！”说完他就马上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

## 二十六

唐仁凤虽然年老体衰，也没有中过秀才。但凭着他少年贫苦，发奋读书，还凭着他对学生的负责精神和多年教学的经验，他是让华俊龙得益最多的启蒙老师。

华俊龙对唐老师十分尊敬，唐老师对华俊龙也喜爱有加。

这年六月初，华俊龙就读完了“四书五经”，接下来到底是先读《诗经》，还是先读《左传》，便成了一个难题。

华优志主张先读《诗经》，理由是《诗经》易读、易记，而且正像孔子讲的，可以言，可以兴，而且能多识鸟兽草木之路。唐仁凤老师则主张先读《左传》，因为《左传》的故事性很强，人物形象鲜明。华优志觉得还是要尊重老师的意见，所以没有坚持一定要先读《诗经》。

仲夏之夜，山区仍然很凉爽。唐仁凤老师早就洗澡换衣完毕，在学校边的空坪上放着竹椅临风乘凉了。他的身边放着一壶清茶，偶尔轻呷一口，躺在竹椅上望着天稀疏星和山头渐升起的新月，他不禁想起“天街夜色凉如水”的诗句来。

过了一会儿，吃过晚饭的农家父老也带着竹椅来到这块空坪上，一边乘凉，一边谈天说地，交换道听途说的新闻。实际上，这里传播的新闻在山外早就是过时的历史旧闻了。

今年仲夏的新闻主要是华世太从抗日前线带来的，他从三八年就被抓去当兵，从山东跟着军队退到了河南，亲眼看见老蒋派飞机炸开花园口，使整个河南千里洪水泛滥。到了郑州后，他开小差南下，到武汉被盘问出来，关了半个月禁闭。因为武汉告急，他从禁闭室放出来参加了高射炮连，在武汉保卫战中，他居然亲手击落了日本人的一架轰炸机，由此他也由逃兵变成了副排长。武汉失守后，他又跟着部队退到了沙市，然后过江退守华容，最后退到长沙，他们在岳麓山上架起了高射炮，日本人还没进城，他在山顶上看见长沙燃起了熊熊大火，后来才知道这是根据老蒋的命令实行焦土抗战的结果。他们接到命令退守衡阳，到了衡阳后，他趁机用三套军装换了两套便装逃了回来。回来之后，人们庆幸他能活着回来，纷纷向他打听抗



日前线的情况。

唐仁凤老师虽然年老，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一直牢记在心，因此，他成了华世太讲述前线经历最热情的听众和询问者。今天，他第一个来到这里，等候着他心目中传奇英雄的到来。

华优志今天也来得早，见华世太还没来，就走到唐老师的身边坐下。坐定后，他照例抽了袋水烟，对唐老师说：“唐老师，我看俊龙要读的书还是听从你的意见，先读《左传》好了。我那天听了你的建议后，我想你老先生教了几十年了，对教书的事一定比我这个农夫强，还是听你的好。”

唐仁凤听了这话大为高兴，他马上从躺椅上坐起来，笑着说：“对啰，我想你会同意这个意见的。我今天向你讲一点荒唐的意见，你想一想，《诗经》里的诗实际上有味道的并不多，中国真正的好诗基本不在《诗经》里，屈原的《楚辞》，汉代的《乐府》，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都比《诗经》里的诗好。如果真正要读诗，我倒建议俊龙读《唐诗三百首》。人家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过俊龙才八九岁，只读了三年多书，还不是写诗词歌赋的时候，现在应该增加见识，扩大眼界，读《左传》最好了。古人说，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在今天这样国难当头的时候，读点史书会更好。实际上雌飞雄逐的事，大到牛马，小到蜂蝶都会，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吗？”唐老师讲到最后，自己也不禁大笑起来。

华优志听了，乐不可支地说：“唐老师，这不是荒唐的意见，是独具一格的高见，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宏论，能有这样高见的老师，并不多呀！难得你有这样胸襟，这样的见解哪！”

唐仁凤笑着说：“高见不敢当，宏论更是有愧，这不过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意见罢了。”

华优志说：“不过，男婚女嫁也是人类的大事，你想一想，没有男欢女爱，哪来的夫妻。没有夫妻，哪来的父子，哪来的兄弟，哪来的君臣。正因为如此，孔孟之道虽然多是道德文章，他还是承认夫妻乃五伦之首。《诗经》第一篇谈男女相思的诗，《左传》第一句话也是‘郑武公娶于申’，都是从讨老婆的事开始讲起的。实际上，

婚姻是人世的第一件大事，没有老婆，那就要绝子绝孙了。而对于私奔之事，也不能一概叫作丑事或者坏事。你看那些当官的，有几个不是三妻四妾的，连那个礼记也规定有了皇后之外，还要搞八十一命妇，可见他们讲的道德文章多半是靠不住的。”

唐仁凤老师听了以后，点点头说：“对的，孔夫子要那些当皇帝的人，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皇帝听他的。你看，一部《左传》讲得清清楚楚，为了争皇位，儿子杀父亲的事还少？反过来，为争权，兄弟、夫妻之间，互相杀害的事也多着呢。当时孔子作《春秋》，就是想制止这些礼崩乐坏的丑事，不过几千年来书是照样地读，礼是照样地讲，丑事坏事也还是照样地做，这里面的道理谁也讲不清楚，你说是不是？”

华优志笑着说：“是这个理，你们这些读书人都讲不清，我们这些农夫就更讲不清楚了。既然讲不清，干脆不去讲它了，反正就是一个讲不清就完了呗！明明晓得讲不清偏要去讲，明明晓得干不成偏要去干，岂非糊涂了吗？”

唐仁凤笑着说：“是糊涂，而且读书人可能比不读书的人更糊涂。”

华优志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并没有说你们读书人比我这个农夫更糊涂。如果是那样，我还会把俊龙送到你门下来读书吗？你误解我刚才的意思了。”

唐仁凤老师笑着说：“优志，我并没误解你的意思，倒是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说啊，我们两个意见是一致的。你听我讲，急什么呀！有人说，人生认字糊涂始。普通老百姓不读什么圣贤之书，都是很实际的，他们一切以耳闻目睹为标准，那是不会被人愚弄的。可一旦读了书，就对所谓先贤信以为真，结果就糊涂了。孟子也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历史上就有很多糊涂人，像春秋战国的伍子胥的父亲就很糊涂，他明明知道楚国昏君要杀他全家，他还是遵照昏君的命令把两个儿子叫去，幸而伍子胥不糊涂，才逃出了昭关，后来为父兄报了仇。历史上这样的人多得很，岳飞也是一个大糊涂人，他根本不知道宋高宗赵构的目的，赵构就是要做半壁江山的小皇帝，对于统一全国和请回他父亲和哥哥回古都不敢兴趣。而岳飞却偏偏要说‘二帝在，臣子恨，何时灭’。真的让岳飞打败了金人，宋高宗的皇帝就做不成了，秦桧就很了解这一点，所以在岳飞反攻最得力、胜利在望的时候把岳飞杀害了。

当然，秦桧是个大汉奸、大奸臣，实际上宋高宗才是真正的祸首，而岳飞的糊涂是他必然被杀的真正原因。现在，有人不是在那里讲忠孝、仁爱、仁义、和平吗？我看也未必真做，他们只是要老百姓去做，自己是不会去实行的。别的且不说，这‘和平’二字，他们从来不要，他们天天要的是战争，我们老百姓是要和平的，那些当官的就不一定了，如果我们听人家一说要和平就信以为真，那也是很糊涂的。实际上最糊涂的往往是那些读了几句书就信以为真，到处背诵子曰诗云的人。优志老弟，我讲读书人最糊涂，并不是讲反话，而是发自内心的牢骚，对与不对，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我没有误解你的意思，你说对吗？”

华优志静静地听着，不时看看越升越高的新月，偶尔用手拍着飞来吸血的蚊子。过了一阵，他慢悠悠地抽起烟，然后微笑着对唐仁凤老师说：“对于你谈的问题，我没有研究过，不过你说的岳飞和春秋战国的故事我有点印象。是不是读书人更糊涂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岳飞是愚忠，是上了当的人，不仅害了自己，连他儿子也害到了。但是我们也用不着读三国流眼泪，替古人担忧，谁会为我们明天早上没米下锅担忧呢？我们这些农夫呀一天到晚就是为了油盐柴米到处忙，四处挣扎，对当官的讲的仁义道德没有那份闲心去听呀！”

这时候华世太来到了空坪，他也拿着把竹椅，靠着华优志坐下。优志把烟筒递过去，他毫不客气地接过，慢悠悠地抽起来。

优志对他说：“今天又来了客人，那样迟才吃晚饭？”

华世太说：“我回来几天了，亲戚听说我回来了都拿着礼物来看我，恭贺我回到了家。我到舅舅和岳父家里去了一下，他们是长辈呀，我去当兵三年多，全靠他们关照，特别是我岳父，没有他老人家关照，我老婆可能很难在这里维持下去了。我清早就去了，他们留我留得很真诚，本来吃了中饭就想回，他们硬要我住一天再走，特别是我岳母娘，一直不肯让我走，后来七讲八讲才放我走。回来后，我老弟来了，吃了晚饭，我陪了一会儿，他不肯在这里睡，刚才走了。”

华优志说：“是这样，你回来大家都高兴，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亲人。说实在的，你去的这几年，信也回得很少，有时过年都不回信，家里很担心。”

华世太叹了口气，说：“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当兵的在抗战前线，随时都在准备打仗，我又不会写信，部队调来调去的，家里写的信有时根本收不到，有时收到了，时间也过了很久了。我回来后，我老婆告诉我她请写了九封信，实际上我只收到过五封信。我给家里写过十二封，家里只收到九封信。我在外面一天到晚行军打仗，随时都可能流血死掉，特别挂念家里的老婆孩子，最怕老婆生活不下去跟着另外的男人走了，如果回来时家没有了，冷冷清清，那是多可怕的事啊！”

“现在回来了就万事大吉。”华优志为他感到庆幸，“我们村有九个人去当兵，现在回来的就只有你和我二哥，其他七个人下落不明，谁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呢！你回来了，也许会有些困难，但比起前方打仗，起码安全多了。”

华世太叹气道：“打仗可不是好事，一旦同日本人交上火，谁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我们驻扎在河南开封的时候，只驻扎了七八天，敌人又追来了，半夜接到命令往后撤，大家赶快把高射炮用骡马拉走，到十点多钟，日本的飞机来轰炸了，我们赶快把骡马拉到有树的地方，这时九架飞机俯冲下来，炸弹猛烈地爆炸，路上血肉横飞，一颗炸弹就落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赶快趴在地上，溅起的泥巴落在我的身上，我紧闭着眼睛，只嗅到一股刺鼻的火药味，等了一会儿再往外看，那才叫惨呀！许多兄弟四分五裂，我们那个连的副连长，叫温伯生的人，就只找到上半部，下半部再也找不到了。那次轰炸，我们连死了五十几个人，伤了二十几个，真正没带花的只有三十多个人。好多人刚才还是有说有笑的，一下子就一命呜呼了。打仗这个东西，是拿性命打赌，一上战场，就不由得人了。那些逃难的老老少少也很可怜，都是走投无路的人。特别是花园口大决堤，黄河翻滚冲来，几百里地一片汪洋，死猪、死牛和人的尸体就浮在水面上，有的挂在树顶上被乌鸦啄着，看了真叫人揪心哪！”

华优志皱着眉头听着，叹着气，感慨地说：“人逢乱世，兵灾战火，是很苦的事，我们这代人不知道造了什么孽，刚好碰到了。”

华世太悲痛地说：“在那个场合，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那真是把一切交给上天了，一切都是听天由命。所以那时我想只要有机会，就一定想方设法逃回来。那个日子是一半刻也过不下去了！”

唐仁凤说：“水火无情呀！不过这是日本鬼子来打中国，并不是中国要同日本去交战，是不得已。按理还是要积极参战才对，大家都逃走了，日本鬼子不就更加为所欲为了？”

华世太停了会儿，看了看已经爬上树顶的弯弯新月，又向华优志要了一袋烟抽，最后他笑着说：“唐老师呀，你讲的当然有道理，日本鬼子是应当打的，按理应把他们打回老家去，中国是中国人的国家，东洋鬼子来干什么！不过你如果去当得几年兵，也会像我一样想赶快逃回来的。”

唐仁凤笑着说：“那是为什么？我看不一定。”

华世太断然否定道：“不为什么。不过我可以肯定你比我跑得更快，因为我没有文化，你有文化，一定会有办法更快逃跑的。”

停了一下，华世太又继续说：“你晓得中央军是个什么样子吗？嘿，那才混蛋呢！我们这些当兵的都是穷苦的农民、工人，平时在社会上被人欺负，到了军队里，那些当官的一样欺负我们。他们拿我们的军饷去做生意，去放高利贷，有时我们几个月领不到军饷。一点伙食费也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那些事务长，米就买霉米，菜就买最便宜的，煮的时候为了节省油，从来不炒，是快煮好的时候，再往锅子里放两调羹油，油都浮在汤上。他们又怕当兵的吃得多，就把盐放得很多，你吃多点菜，就口渴得不得了。平时操练，动不动还用皮带抽，动作稍不合要求，就是一脚踢来，动不动还骂你蠢猪。我们也是人呀，他们哪里把我们当人看，他们要我们当勤务兵，连洗脸水、洗脚水都要我们替他搞好，如果不听话，就要被关禁闭、饿饭。他们为吃缺，本来一百个人的福利，他们把逃跑的隐瞒不报，实际人员就只有七八十个人，那些连长就把一二十人的军饷据为己有。打起仗来，他们却跑得比谁都快，一上战场，那些太狠的军官往往就被当兵的从背后放冷枪打死，于是群龙无首，一窝蜂地乱闯，所以打起仗来一塌糊涂、一败涂地。你想想，当这样的兵，有什么当头？”

唐仁凤听后，叹了一口气，说：“军队怎么会这样乱呀！那些当军长、师长的，为什么不到下面去管管呀！”

华世太笑着说：“你这也是外行话了。你知道吗，那些军长、师长从来不上前线，打起仗来，都离火线远远的。平时他们前呼后拥，哪个没有几个小老婆，如果哪个剧团有一个好小旦，总是千方百计要把她弄到手。他们还做鸦片生意，将军火出卖。他们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地弄钱，不比连长、排长好，甚至是更坏。而且那些连长、排长得到的好处他们一个人吃不完，也要进贡呀，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一伙的，真是一塌糊涂、一团黑暗呢！”

华优志气愤地说：“这些东西一个个都该被枪毙，他们征粮征税，又不去打日本人，只知道捞士兵的油，这些家伙，比汉奸差不了多少！”

华世太笑着说：“是这样，沦陷区的老百姓有几句话最说明问题，他们说，打东洋、打东洋，日本鬼子是灾殃；盼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唐仁凤老师被华世太讲得无话可说，他看了看月光下苍白的坪和华世太痛苦的表情，无奈地说：“看来中国是没救了，军队不打仗，还要军队干什么！花那么多钱养军队，却是军官不能打仗，士兵不愿打仗。”

华世太笑着说：“你也不要太伤心，实际上也有会打仗的军队。我们这里只知道老蒋的中央军，实际上中国还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其他的抗日军队，日本鬼子倒是拿他们没办法。”

华优志附和道：“我上次到连州挑盐去永兴，在外面也听说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事。听说八路军是投降白军的红军，新四军是老四军换了一个名称。到底是怎样，我们这里没报纸，也不清楚呀。再说了，国民党的报纸总是讲自己如何好，人家如何坏，也不大可信呀。反正不管怎样，有八路军、新四军就是了，至于他们是怎样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打日本，能把日本鬼子赶走就行。”

唐仁凤笑着说：“我看不管白军红军，只要打败日本，使中国人民不成为亡国奴的就是好军队，我就拥护他！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使中国人民胜利这个事实！”

华世太把烟管还给优志，用手拍了一下正叮大腿的蚊子，然后站起来用蒲扇往坐的地方猛扑了一阵，接着坐下来，笑着说：“有蚊子了，明天要去割一把驱蚊艾回

来才行。”

华优志说：“是要准备驱蚊艾了，秋蚊子利害得很呢！”

华世太放低声音说：“我只同你们讲，你们千万不要再同人家讲了。我老实告诉你们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共产党的队伍，他们并没有投降老蒋，新四军也不是老四军的改名，他们是由共产党指挥的军队，是很会打仗的。”

唐仁凤笑着说：“那是不起作用的，红军还是打不过白军，他们不是被白军从我们这里赶走过吗？既然红军打不过白军，白军又打不过日本鬼子，中国要靠红军，也就是刚才讲的八路军、新四军，那不是很糟糕吗？”

华世太说：“你不能这样讲，他们在什么平型关就把日本一个师团消灭得一个不剩，你不要认为八路军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名义上是一个军，据说实际上是一百多个团，几十万人呢！再说新四军吧，也不像日军一样是一个军，据说是十几个支队，每个支队就相当于国军一个师的兵力，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是保密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总而言之，他们有几十万人，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差不多都是他们的天下，日本人只占领了几个大城市。”

华优志怀疑地说：“共产党是靠打游击起家的，游击战能打赢日军吗？日本有几百万军队，几十万游击队能解决问题吗？”

唐仁凤老师也说：“你这个话说得有理，游击战是打不败日本的正规军的。”

华世太觉得说不过他们，心里很不安，又认为自己有理，他们才是错的，他沉默了一会儿，想找出另外的理由来说服他们。他站起来，在月下回来回走了几步，然后又坐下，对他们说：“我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农夫，出门当了几年兵，虽然走了不少地方，知道的国家大事也不多，哪像你们这些秀才，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呢。我们连里有一个文书，是东北人，据说他还读过高中，我们这些当兵的写信都请他，我给家里的信有三封就是请他写的，这个人讲话斯斯文文的，他偷偷对我说中国抗日胜利的希望是八路军、新四军，因为他们的军队不同于国军，他们实行的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他们的连长、排长，不仅不打当兵的，还晚上替士兵盖被子呢。他

们不仅不抢老百姓，到那里还替老百姓挑水，帮助种田割禾，所以他们很团结，打起仗来勇敢得很。他们尽管武器不如中央军，但日本人不怕中央军，倒很怕八路军。”

华优志笑着说：“这个人也许是暗藏的共产党，很可能就是为共产党做宣传的。”

唐仁凤笑着说：“有可能。如果他讲的是事实，那倒也是好事，我们普通老百姓管他是什么党，能领导我们打赢日本就行；管他是什么军队，只要能消灭侵略的强盗，就是好军队，我们就拥护。就像一个人的名字一样，他叫什么名字有什么要紧，要紧的是他是一个好人。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奸臣名叫杨国忠，他的名字是国忠，实际上却是国奸。明朝也有一个大奸臣，叫魏忠贤，实际上是又奸又恶。今天这个世界，是日本人打来了，不打日本人的军队是坏军队，打不赢日本的军队也不是好军队。如果真像你讲的那样，打得日本闻风丧胆、草木皆兵的话，那一定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抗战胜利是很有希望的！”

华优志说：“你这话很对，得人心者得天下，共产党真能那样，是一定可以得天下的。”

唐仁凤老师不知是由于坐久了想轻松一下筋骨，还是由于太兴奋，他从躺椅上站了起来，在月下的空坪上徘徊了好一阵。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继续坐在躺椅上，严肃地说：“人家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共同抗日，是好事，老蒋应当向他看齐，为什么还去讲人家的坏话呢？这就不得人心了，在今天，谁不抗日，就不得人心，你想得人心，就要积极抗日。自古以来，不得人心的人、不得人心的政府都迟早要完蛋。我看呀，老蒋这个江山是坐不久的。”

华世太听了唐老师的议论，觉得很有道理，又觉得他太迂腐了，就笑着说：“今天这个世界是讲不清道理的，总是好人吃亏，坏人得路。你到前线去打个转，你就会看到那些当兵的里农民死得最多，而那些狡里狡猾当官的要有多恶有多恶，平时就会欺负当兵的和平民老百姓，一旦打起仗来，他们就冲锋在后，逃跑在前，死得最少。蒋介石这个人，人家说他是一个五毒俱全的流氓，他还当上了委员长，当了总统，实际上天也是保佑坏人的，也许他江山坐得久也不一定，你们这些读书人总是讲什么天理良心的话，但是现在这世界根本不讲什么天理良心，天理，天理当个



屁，有钱有势就是天理；良心，良心乱弹琴，个个都是狼子野心。你看那些当官的东西，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比起我们这些忠厚老实的农民，哪个生活不比我们好？我没有进过学校大门，不懂什么道理，可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不是讲理的世界，你硬是什么东西都要讲出道理来，那是没有用处的。”

华优志听了华世太的话，不住地摇头。他怕唐老师听了心里难受，就忙着解围说：“我说呀，你说根本不讲理也说不通呢。俗话说，理直气壮，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横讲讲不过理，横走不过山，都强调有理。唐老师强调要合理，是要顺乎人心，至于这世界上有些人一时没理却好像还做成了事，那是不能长久的。《左传》里讲过，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平时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来到，一切皆报。自古以来的暴君、昏君结果都是不好的，一些奸臣虽然一时得势，但最后都是身废名灭，遗臭万年的多。不过世太的话也有一定根据，坏人有时确实红得发紫，得意一时，而好人反而受尽了苦，这也是有的。凡是这样的事多了，这个朝代就快完了。现在就是这样，所以唐老师说有些人是不会长久的。我说呀，你们两个人讲的实际上并不是对立的，一个是强调今天这个世道太荒唐，一个是说这个世道不会太长久。你们说对不对？”

唐仁凤老师笑着说：“世太老弟当了几年兵，吃了我们没有吃过的苦，一肚子的气，讲起话来，就冲一些，我知道他也不是冲我，而是对蒋介石有气，一讲起来，就大为义愤了。”

华世太叹了口气，说：“我是有气，我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们穷人太不公平，我真想把那些贪官污吏斩尽杀绝，他们凭什么要这样来欺负我们穷人。有人说，前世不修阴德，今世就来受苦。我认为那是屁话，你想想看，自古以来就是发财的少，受苦的多，如果仅仅是不修阴功就要受苦，那么穷人就不应这样多，而是少数人受苦才对。但那些为富不仁的人、当官的总是少数呀，他们才是应当得到报应的。现在是穷人太多、太苦，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造反的。”

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山峰在月光的映照下灰白灰白的，山腰不时传来夜莺的叫声。远处是一片模糊，夜风吹来，开始有点凉意。

华优志站起来说：“唐老师，风吹得有点冷了，你身体弱一点，不要着凉才好。我明天要到城里去买点蒜薹，得早去早回，我先去睡觉了。你们还坐一会儿吗？”

华世太说：“我也要去城里买点马铃薯，还要买点米回来，这几天来的客多，粮食接不上，我们一起走吧，我也要回去了。”

## 二十七

百宝村的私塾学校按照古老的模式运转着，用的仍是科举时代的教材，教学的方法依然是先生讲，学生听。这些山村里的穷孩子刻苦地背诵着他们不了解，老师也未必了解的脱离人们口语的古文。华俊龙虽然并不想将来中秀才，父母要他读书的根本目标是能记账，出门挑脚时认得路牌和住宿伙店的招牌，但是他还是认真地背诵老师给他点的书，抄写每一个学的新字。

华俊龙似乎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像《郑伯克段于鄢》这样的文章，读上三五遍，就能流畅地背出来。这使唐仁凤老师很惊讶，他教了一辈子书，还没有会到这样小的孩子能如此专心致志地读书，而且一天比一天自觉。

从六月初，他开始教俊龙读《左传》，到八月初，仅两个月的时间，《左传》就读了一大半。更使唐仁凤老师感到惊奇的是，华俊龙白天读《左传》，晚上在读《诗经》。原来他的同桌华天良在读《诗经》，华俊龙就拿着《诗经》跟着读，华天良的书还背诵不出来，他倒先会背了。开始唐仁凤老师认为华俊龙有点不专心，自己的《左传》不认真读，却要跟华天良读“桃之夭夭”“彼黍离离”和“我祖东山，惄惄不归”，完全是为了好玩，为了整一整华俊龙的玩心，唐仁凤老师每天要华俊龙至少背诵一百五十句以上的古文，不然就要打手心。奇怪的是华俊龙每天都是第一个来背书，初一、十五叠本背诵时，俊龙也很少中断或者跳背。

八月初五这天晚上，华优志请唐老师吃饭。这天是华夏太和廖荣桃夫妇为了感谢华优志去年过年时的支援，特意砍了一个六斤重的猪肘子来感谢。罗秀英就趁机做了两样菜，请他们吃饭，又要俊龙告诉唐仁凤老师，今晚一齐到家里吃顿晚饭，以感谢唐老师对俊龙的教导。

吃过饭后，廖荣桃对罗秀英说：“秀英，我们家现在比去年好多了，今年过六月，我们没有再借高利贷，现在家里还养了三头猪，大的有一百多斤，两只小的也有八九十斤，马上就要秋收了，我们还有钱、余米剩下，全靠你们夫妇的帮助，没有你们拉我们一把，我们是不能这么快上岸的。人家借钱借米都是高利贷，你们却一点利息都不要，我们两口子经常讲，不知前世是修了什么阴功，会到了你们这样的好

兄弟。”

罗秀英平静地说：“荣桃嫂，不要这样讲，我们这些人哪个没有个困难，谁知道自己将来会怎样，不会有个三长两短呢，我们穷人不帮穷人，谁还会帮助我们？因此，我今天帮助了你，也是希望你明天能够帮助我呀！不要再说什么感谢的话，以后我们求你帮忙的时候多着呢。”

华夏太笑着说：“我们家底是这样，又没有文化，能帮上你们什么忙？总是我们麻烦你们的地方多，不过如果有用得到我们的地方，就是半夜搭一个信来，我们也会过来的。已经吃过了饭，家里的猪还没喂，我们就回去了，以后再谈。”

唐仁凤老师说：“你们关系看来比亲兄弟还好呢！”

华俊龙笑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嘛，我们还是一个村子的呢。”

华夏太笑着说：“唐老师，你教得不错，你看俊龙都调文调理的了，真是名师出高徒呀！”

唐仁凤老师听了很高兴，望了望优志和秀英，说：“哪是名师出高徒，是他们两个教子有方，是龙生龙子，虎生豹儿，讲句迷信的话，是他家里祖坟葬得好，养出这个好崽来。”

华优志笑着说：“唐老师，你这话错了，俊龙背了几句孔子的话，你就这样夸他，这会宠坏他的。对这个小孩子，老给他戴高帽子，把他哄得昏昏乎乎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就会不知天高地厚，一跤跌起，会粉身碎骨的。他不过顺口胡来，背了些孔夫子的老话，有什么稀奇，如果能写得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那又该怎么说呀！因此啊，唐老师你这样子，对孩子没有好处的。”

夏太笑着说：“我看唐老师鼓励学生也是为他好，总是指责孩子，孩子也会越来越蠢的。我有事，就先回去了。”

夏太和荣桃走后，唐仁凤老师继续坐着，待他们收拾完毕。他拿起优志的水烟筒，试抽了一口烟，还没有离口，就咳了起来。他笑着说：“这烟生来是归谁抽的，

我可抽不得，平时我看你们抽烟挺有味道的，就想来试一下，没想到是这个味道，又辣又苦。人世间的事真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为什么偏偏有人要自讨苦吃呀！”

罗秀英笑着说：“抽烟是男人没事干，气味难闻死了，抽烟的人，连他睡觉的被盖上都有一股臭味，可偏偏总有人抽，抽进去又吐出来，不解渴，也不止饿，纯粹就是浪费钱财，是在做蠢事。岂止是自讨苦吃，还要人家跟着他吃苦，真是带坏子孙的事。”

华优志淡淡地笑着，不作声，他看了一眼罗秀英，笑着说：“抽烟当然不好，这是很明显的。不过世界上做蠢事的人多得很，就好像女人一样，耳朵好好的，偏偏要去穿一个耳环，这有什么必要？也是件苦事呀！有些女孩子开始穿耳朵时还化脓了，但是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还接着这样干，这有什么作用，还不是一件蠢事？”

唐仁凤老师也笑着说：“我说呀，你们两个也不要你讲我我讲你了。我今天倒真的有事想问问你们，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好几天，总想找你们谈谈，一则，你们太忙，二则，我也没把握，今天来吃饭时我就在想一定要向你们问个清楚明白，这对俊龙的教育是有好处的。”

罗秀英感到非常紧张，以为俊龙肯定在学校里做了错事，今天老师特别郑重地提了出来。但她又想，俊龙这孩子也不大可能去做坏事，她相信自己的儿子是好的。于是她情不自禁地问：“俊龙在学校里犯了什么事叫你生气了吗？”

华优志也跟着说：“小孩子如果不听话，你得重重地打，打了我还给手工钱。”

唐老师马上纠正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告诉你们俊龙是一个天分很高的孩子，我教了几十年书，会到的最特别的一个学生。你们是不是有特别地教育他，不然的话他怎么会这样？”

罗秀英这才松了口气，笑着说：“什么特别教育，我一字不识，一天到晚为家里做事，忙个不停，什么都顾不上，只是要他在学校就努力读书，在家里就给扫扫地，洗洗碗罢了，我是没有什么特殊教育。他爸爸呢，要养五六口人，也是天没亮就去做事了，除非落两下雪，很少能安安逸逸坐一会儿，根本没有时间管教孩子。”

唐仁凤老师听了以后点点头，说：“你讲得也合情合理，不过你家这个孩子我总觉得有点奇怪，他到现在，读书只有一年多时间，就已经读完了‘四书’和《幼学琼林》，现在除了《左传》，我还发现他背得很多《诗经》里的篇章。可是他并没有读《诗经》呀，所以就想问你们是不是晚上教他读《诗经》了？”

优志说：“没有呀！我家有《诗经》这本书，但我并没有教过他，他是不是自己拿起去看了？他背不背诵得出其中的篇章，我可不知道。”

唐仁凤惊讶地说：“这就怪了，我每天给他点《左传》中一篇长的篇章，一篇短的篇章，我给他点两篇，规定他每天要背诵出来，初一十五还要求他叠本背诵，他都很好地做到了。平时他总是第一个来背诵的人，背得很流利，还抑扬顿挫的，很有节奏，看得出来他对所背诵的东西是很理解的。特别是这个月的初一，我要华存良背诵《诗经》，华存良背到‘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时就开始结结巴巴，背诵不下去了，你家俊龙就在旁边小声地提醒他‘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我听了以后就生气地训他，他伸着舌头赶快把头低下去。后来我想他还没读过《诗经》呀，怎么会背诵呢？经过进一步了解，‘国风’的诗他全能背诵，所以我就怀疑是优志老兄，不，应当说是老弟，是不是天天晚上教他《诗经》？”

华优志说：“没有。之前他要学对对联，我教过他‘云对雨，雪对风’这样的对联入门，后来教他读《幼学琼林》，也教过他《孟子》的个别章句。你来教书后，我一则太忙，二则有你教，我就没教过他什么了。”

唐仁凤老师想了想，仍不了解究竟，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怪了，华俊龙怎么会背得出《诗经》那么多篇章来呢？”

“这还不容易，问他一下不就一清二楚了吗？”罗秀英从旁说道。

“他吃了饭就走了，现在他在哪里？”唐仁凤老师问。

罗秀英停了一会儿，笑着说：“大概同他弟弟们玩去了，不过也可能在他的房子里写字，我去找他过来。”

过了一会儿，秀英回来了。她笑着说：“他在他的房子里，好像在念什么。”

唐仁凤笑着说：“那好，我们过去问一问吧！”

华优志说：“急什么，明天你问还不是一样的，就是不问，又有什么要紧呢？”

唐仁凤还是往俊龙的房子里走去。俊龙和大弟的卧室在他家住房对面的一间小砖房内，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张书桌，桌上除了一些玩具外，还有盏油灯。

油灯点得很亮，华优志先推开门，俊龙回头看了一下，见老师来了，就站起来，笑着问：“唐老师，有什么事吗？”

唐仁凤老师笑着说：“没什么事，想看你晚上在干什么。”

俊龙笑着说：“我在读《诗经》，你今天给华存良点的那一部分，我背会后，就把那几个字默写一下。”

“你每天都这样吗？”唐仁凤老师问。

“不一定，如果我白天就背会、默写了的话，晚上就不点灯了。我家里的桐油不多，我点得太多，家里的桐油就不够用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华存良读《诗经》的？”唐仁凤老师又问。

“我是从他读《诗经》的时候就开始的。原来我爸爸要我读《诗经》，后来我先读了《左传》，华存良读《诗经》，我听他读《诗经》挺有味，他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认真听，听几遍，我就背诵得出来了。我家也有一本《诗经》，我拿起来一看，发现《诗经》比《左传》容易多了，它虽然一篇有几章，大部分每章只有几个字，其他的句子都差不多，只要背诵得出一章来，又记住那几个不同的字，一篇诗很快就能背出来了。《诗经》又大多是押韵的，读起比较顺，不像《左传》那样拗口。”

唐仁凤老师听了以后很受感动，关切地问：“你读《左传》，又读《诗经》，忙得过来吗？”

“怎么忙不过来？我每天都是第一个去背诵前一天的新课，等你给其他八位同学点完新课后，我就基本读熟了当天的新功课。下午读书的时候，我就拿出《诗经》

来，听华存良读当天新点的篇章，我开始默默地熟读它，晚上我就把新增的新字抄写一遍，上床后我再把明天要背的书试背一遍。实际上我是在同时读《诗经》和《左传》两本书，我觉得两种课文交换来读比只读一种课文更有趣一点。”

唐仁凤老师布满皱纹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他点点头，爱抚着俊龙的头说：“油灯不大亮，容易弄坏眼睛，每天晚上看书的时间不宜太久。”

“我是不会看太久书的，我只试背一篇诗，再写几个新字，一顿饭的工夫就行了。”华俊龙抬头望了望老师，然后又低下头，继续写他的字。

唐老师对华优志说：“我们走吧，让孩子自己去弄。”

他低着头走了出去，华优志转过身，轻轻地把门关上。

唐老师走回火房，依旧坐在原来的位置上。等优志坐下，他笑着说：“优志老弟，你家的祖坟葬得好呀！你家这个孩子不简单呢，小小年纪，就这样会计算时间，安排学习，难得啊。按他这样的进度，《左传》《诗经》今年就读得差不多了，要不了五年的时间就可以读完‘四书五经’了，那时他也只有十三岁，如果不变样，他大约十五岁就可以成名。要是在前清科举时期，他在十五岁就可以中秀才了。”

华优志笑着说：“多得贵言了！从现在来看，这孩子还算懂事，背诵诗书的记忆力还算可以，至于什么成名呀，中秀才的事，那是神话了。你想想，在我们这个地方，我这样的家庭，能长期送孩子读书吗？今年我们给你的年俸只有十二担谷，好多老师都不肯来任教，这也怪不得他们，十二担谷一年的年俸比请一个普通的长工的工钱还少，如果你不是因为儿媳妇不地道，你也不会来的，谁也不知道他这书还能念多久。所以他是错生了地方，错生了人家，也错生了时代。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来侵占中国，情况也许会好一些，可现在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灾难不断，瘟疫流行。他能好好地读完这一年，至于明年有没有书读还是一个大问题，他到哪儿去成名呀！”

唐仁凤听了他的话，无可奈何地说：“你讲的也有道理，也是最实际的问题。这些孩子命苦呀，我们也命苦，可是毕竟我们已经老了，而他们是刚出山的太阳，应



当比我们有一个好的命运呀！”

华优志听后，很久没有讲话，他拿出烟筒抽了口烟，然后叹了口气，说：“今天这个世界，什么事都很难说呀，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就算是蒋介石这些人躲到了四川峨眉山，也不知道哪天日本鬼子派飞机就把他炸了，更何况我们这些草民呢！我们的性命就像在地上爬的小蚂蚁一样，哪天一阵洪水冲来就不知道冲到天涯海角去了，这叫人生难测，天命难测。说到希望嘛，那是很渺茫的，就像我们常说的，今年指望明年好，年年是件破棉袄，到头来，依旧是老样子。我们希望我们有用，希望儿女有用，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农民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仍为了饥寒交迫担心。唐老师啊，我俊龙是很不错，可时代是这个样子，我家又是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实际上农民的孩子聪明的多得很，岳飞、范仲淹、朱元璋还不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他们哪一个又比皇亲国戚差呀。但光聪明是没有用的，还要得天时，得地利呀！”

唐仁凤望见优志激动的样子，叹了口气，说：“当然，你说得不错，不过寒门出将相，乱世出英雄，艰难困苦，造就英雄也是有的。你看古往今来哪一个杰出的人物不是经过千灾万难的，俊龙现在不是正在读《左传》吗？春秋时代也是一个乱世，你征我战，干戈不息，是一个互霸争雄的时代。五霸中的晋文公重耳被后娘毒杀，流浪外国，‘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艰难险阻，备尝之矣’，他到卫国的时候饿得向农夫讨乞，最后到了晋国励精图治，变成了春秋显赫一时的霸主，可以说在五霸中，他的文治和武功是最高的。所以说，条件尽管很重要，一个人的天赋、聪明才智也是不可少的。话又说回来，你这孩子确实不同一般，我教了几十年书，教过的学生至少也有几百人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古怪的学生，只有七八岁，就那样会读书，那样懂事了，他将来肯定会有出息的！”

华优志摇了摇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但愿他能像你讲的那样，这才不辜负老师的指教，也不算辜负我和秀英辛苦地教养他。我当然很高兴，愿上天保佑他一切都好。不过会背诵书的人不一定悟性好，如果是像和尚念经文一样，只会念，不理解经文的本意，那也是泥古不化的书呆子，没有多大作用的。”

唐仁凤老师笑着说：“这你就放心好了，他的悟性也不错。”

华优志笑着说：“那不一定，你不能因为他会背书、记性好，就断定他的悟性好。自古以来就有读死书的人，背起书来倒背如流，拿起笔来写文章却半天无从下手，有人就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叫‘吃书虫’。俊龙是不是‘吃书虫’还不知道，当然我们是希望他学得好，用得活，越读越聪明，而不是越读越蠢。不过话又说回来，我送他读书的目的本是要他认得路牌和伙铺的招牌，再能记点账就行了，这用不着太大的聪明，根本也不在悟性不悟性，你说是不是呀？”

唐仁凤老师看到华优志几分激动，又有几分沮丧的表情，强作高兴地说：“俗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把儿孙当马牛，孩子们还年轻，也可以说后生可畏，谁会知道他们会成为怎样的人呢！我看俊龙也许不会像你想的那样去给人挑脚或下连州挑盐卖，如果一代又一代都是老样子，那还有什么味道？而且世界也不会是总这样天昏地暗，豺狼当道，总会有人来收拾这些贪官污吏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物极必反，这是很有道理的。俊龙也许会遇到太平盛世，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这一辈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而你家俊龙才八岁，前途无量，千万不要把他想得那样没有出息，真的，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不仅记性好，悟性更好。这几天来，我除了奇怪他为什么会背《诗经》之外，更惊讶的是他反应十分敏捷，我总想问问你是怎样特别培养他的，而你却说并没有管他，这就更使我惊奇了。”

华优志听了唐老师的话，笑着说：“你讲得有道理，我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有大的出息，每次听到你夸奖他，我是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他表现总算不错，难过的是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把他教育成才，太可惜了。刚才你讲他的悟性好，你有什么证据呀，我倒想了解一下。”

“事情是这样的，”唐老师平静地说，“我原来以为这里是一个蒙馆，比较好对付，来到这里后才了解到有些学生读了五六年了却还没有开笔写文章，这是要不得的。一般来说，开头两年多背点书，认一些字，到第三年就应当联句、对对子，接着就写点景、记件事、发表意见，这才能进一步发展写大块的文章，哪有读了几年书还不动笔的道理？为了把学生们一步步地向这方面引，我就要华存良他们对对子，时间安排在下午，上午自然是背书、点书、讲书。那天我对他们说下午来对对子，我先告诉他们对对子的要求和一般常识，然后就给他们出了很简单的上联——‘高山上’。这下可热闹了，学生们有对‘小河边’‘大海里’‘绿叶下’‘小塘中’的，

还有对‘花园中’的。我接着写‘高山上风寒雾重’，要求他们在原来的对子上对起后面的字来，如果能对两个以上的下联，就更好。”

华优志想对一下下联，想了一会儿，但没有把握，就笑着问：“学生未必对得出吧！”

“是的，大家都在默默地想，有的觉得好难，对不出呢。我说不难，多想一下就会对出来的。”

“结果怎样？”华优志急切地问道。

唐仁凤笑着说：“结果你俊龙首先对出‘小河边桃红柳绿’。我告诉他勉强可以，但能不能再想一想，把几个下联都写在纸上让我看一看。只见俊龙伏在桌上，瞪着眼睛，看着窗外的天空，想了好一阵，然后在纸上写了起来，写好后他又把纸放在从窗口射进的太阳光下晒了一下，接着拿给我看，他写的是‘小河边水清沙白’‘大海里水深浪猛’‘绿叶下花繁香浓’‘小塘中水浅泥深’。我觉得这孩子悟性特别好，虽然对得不工整，但思路不错，全然不像一个八岁的山里孩子。我猜可能是你天天对他进行家庭教育，因为我好像听你说过你教过他《幼学琼林》和《对偶入门》。后来，我就像对待黄贤臣和华存良他们一样，要俊龙也每天也对一副对联。他总比他们交卷快，多数时候还比他们对得好。有一次，我出的上联是‘三月秋针穿水面’，他不一会儿就对出下联‘初春柳绿舞风前’。又有一次，我出了上联‘自古红颜多薄命’，他给出的下联是‘从来壮士有雄心’。”

华优志听后很高兴，他和任何父亲一样，听到别人，尤其是老师夸自己的儿子，心里特别舒畅。他站起来，为唐老师倒了杯余温未尽的茶，又去房里抓了一把烤花生来，然后对唐仁凤老师说：“你对我孩子那样关心，真是难得难得，坐着没事喝茶吧，我今天也吃了杯酒，感到有点口渴了。”

优志站起来给自己也倒了杯茶，坐定后，他先呷了一口茶，又吃了几粒花生，接着拿起水烟筒抽起烟来。

这时，罗秀英已经喂完猪食，用竹篮提了几个烤饼回来，她洗完手，又拿起装

花生的盘子要唐仁凤吃。唐仁凤摇了摇头，客气地说：“我吃得不少了，你吃点吧，不要总是亏着自己，专门把好的待客呀！”

罗秀英笑着说：“我这一个斗大的字也不识一个的人还晓得讲什么客气啰！你年纪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天天教俊龙他们很不容易。我总是对俊龙讲，要听老师的话，他背后听不听，我就知道了。”

唐仁凤老师说：“你教子有方，俊龙是很听话的，进步也很快，刚才我和优志讲了很多，你慢慢会知道的，你生了一个很有出息的孩子。”

罗秀英爽朗地笑着说：“全靠你讲得好！”

唐老师一口喝完了茶杯中剩下的茶，然后站起来，客气地说：“多谢你们的招待，我要走了。”

华优志夫妇也站起来，把唐仁凤老师送到了门外。

## 二十八

山区的秋天来得特别早。中秋过后，白露风就驱云赶雾而来，灰色的大雾吞没了山峰，半山上的松林滚动着大海般的涛声。对山区的居民来说，这一切都很正常，而对于从没有到山区久住的唐仁凤来说，天气过早地给他出了生活难题，他感到寒风从头上、背上阵阵袭来，使他鼻涕横流，缩胫袖手，他那张核桃壳似的老脸更加苍黑了。他开始认为习惯了就会好起来，于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总硬着头皮对自己说不要紧，习惯了就没事了。

然而这不顶用，没过两天，他不得不“秋行冬令”，他把带来的全部单衣都穿上，还在腰间系了一条带子，最后把棉衣也披上了。当山区的农民还穿着草鞋，甚至打着赤脚在野外秋种秋收时，他除了棉裤没有穿上外，已经全副武装来抵御寒风的袭击了。

重阳过后，寒露风更叫他吃尽了苦头，他的咳嗽更勤更响了，然后痰中带了血丝，接着声音嘶哑，最后连话也讲不出了。开始他还苦撑着，心想：我自己是下山的太阳了，可人家的孩子是刚刚出山的太阳，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耽误他们的学习。他强忍着疼痛，照样给学生点书、出对子。当他往往讲得上气不接下气，呼吸困难了，却还在坚持着。黄贤臣和华存良等大一点的学生心疼地说：“老师，我们自己去读吧，等你身体好转了之后再给我们上课。”

他总苦笑着说：“教书不是挑百斤重担，动动口舌而已，不要紧的。”

然而他太虚弱了，他无法抗拒山上秋风的袭击，到了九月中旬，他真的卧床不起了，他深感问题的严重，就叫华俊龙告诉他父亲一定要来一下学校。

那天，华优志吃过中饭后就到了学校。他看见唐仁凤老师穿着厚厚的衣服，戴着棉帽，无精打采地坐在床边。华优志见此情景，心知唐老师病了，不过并没有想到病得会那样重。他体贴地问：“唐老师，你有点不舒服吧？”

唐仁凤招手要他在自己床边的椅子上坐下，然后苦笑着说：“不是不舒服，是真正病倒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十来天了。”

华优志严肃地说：“昨天俊龙还说你天天在上课呀！只听他说你声音有点嘶哑，我认为不大要紧，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唐老师慢慢地说：“我本想早点告诉你和所有的家长的，想把一些事情交代清楚，开始我认为我是不习惯这里的气候，过一阵就会适应的，哪晓得病不仅一天不比一天轻，反而一天天加重了，到今天，我实在无法坚持讲学上课了。”

“不要紧的，你就放两天假，到我家里去调养休息再说嘛。”

“那就不必了。”

“这有什么关系，我家条件虽然不好，但你可以在灶上烤烤火，热茶热饭是不成问题的。你不到我家去，学生又不来上课，不仅三餐难办，连喝杯水都成问题，没关系的，我们不会特别照顾你，你就和我们同甘共苦几天吧。”

唐仁凤感激地说：“你这片心意我领了，我知道你们夫妇是世界上难得的好人。问题不在这里，不是我怕麻烦你们，是没有这个必要了。”

华俊龙感到问题的严重，难过地说：“我这就去告诉你家里，要他们接你回去住几天。”

唐仁凤老师摇摇头，遗憾地说：“优志老弟，今天我要你来是想同你说说话，不然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华优志认为唐仁凤讲得太悲观了，忙劝道：“唐老师，你这就过虑了，你今年才五十出头，是最老练、最成熟的年龄。俗话说，男子四十如龙，五十如虎，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如果你高兴的话，明年我们还想请你来任教呢！”

唐老师咳了一阵，又忙用手巾揩了一下鼻涕，喘息了一会儿，声音嘶哑着说：“优志啊，我这一辈子教了几十年书，也教了不少地方，说实在的，这一年是我薪

俸最少的一年，可是却是我最高兴的一年。过去，我教的学生都是富家子弟，尽管我是他们的老师，他们并不从内心尊敬我，在公开场合，他们虽然也客客气气的，在背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一年，我教的都是农家子弟，家里很穷，可他们十分质朴、真诚，他们虽然不如富家子弟那样会客套，但是很听话，是‘孺子可教’。你们这些家长更是把我当朋友，当家里人，有什么事总找我陪酒吃饭，我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尊敬，薪俸虽然少一点，人格上却高多了。为这事，我很感谢你们，你们才是真正尊师重道的君子，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虽然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是作践老师的小人。那些富家子弟，虽然也有聪明的，但多数是平庸势利的花花公子。我现在虽说是在一个穷山村里教书，这些寒门子弟一点也不蠢。像你家俊龙这样聪明的学生，我还是第一次会到，他平时老老实实在那儿坐着，认认真真地读书写字，思维很敏捷，古人说，寒门出将相，富贵出混虫，这是很有道理的。”

唐仁凤讲得很激动，又是一通咳嗽，气喘吁吁后，他继续说道：“我原想教到十月份或者到十一月，你知道，今年开学迟了一点，我想就推迟点放假，如果教到十一月，俊龙的《左传》就读得差不多了，《诗经》也快读完了，现在看来我是完不成这个任务了。我希望落雨下雪时你能继续教他，只要你给他读一轮，他就会去背诵，去写生字的，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出些对子给他对，他是你的儿子，你家的千里驹，你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求你派两个人把我送回去，没有轿子不要紧，一张竹躺椅就行，用两根竹椅绑在两边，就可以把我抬回去了。如果老天保佑我还能恢复健康，我们一定再来教你们的子弟，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

华优志静静地听着，深深地感到唐老师的话有点嘱托后事的味道，心里特别沉重，他皱了皱眉头，平静地说：“唐老师，你这一年辛苦了，我们太穷，也太忙，没有好好地关心你的身体。我平时只看到你天天在教书，认为一切正常，谁知道你是在有病了以后还咬紧牙关强撑着啊！如果早知道一点，我是绝不会同意你这样干的，你是为我们的孩子受累得了病，是我们对不起你。不过吉人自有天佑，你这样一个高尚的人，天地神明会保佑你的。我们这里山高，气候恶劣，回到你的老家，那里暖和一些，又不用为学生操心了，你好好休息一下，一定会好起来的！”

唐仁凤点点头，强作欢颜道：“全靠你讲得好，如果我真的好转，明年一定再来。”

这书箱就留在这里吧，如果我真的老过去了，这些书就给俊龙算了，也没有什么好书，除了‘四书五经’之外，就是一部《康熙字典》了，我那儿子不肯读书，也用不着。”

华优志说：“不，还是应当给你全部送回去，俊龙要读书，我可以买，你的书就是你的书。我的意见是你不要想那么多，还是应当打起精神来，早日恢复健康才好。”

唐老师说：“那就随你便吧。我希望今天或者明天，能把我送回去。”

华优志说：“我尽量早点送你回去。”

唐仁凤点点头，抱歉地说：“对不起，添麻烦了。”

华优志说：“不麻烦。你老先生为学生累出了病，我们送你回家是天经地义的事。你想吃点什么，我好为你操办，熬点稀饭？好，我去办，不，不，火有空的，煤火不空，烧柴也行。”

华优志回到家，把唐仁凤老师的事告诉了妻子。罗秀英马上给唐老师热稀饭，上好锅后，又亲自来探望唐老师。

唐仁凤正靠着枕头斜躺着，用被子盖着胸口以下的身体。他见罗秀英来了，赶快坐了起来，道歉似的说：“给你添麻烦了。”

罗秀英安慰说：“你快躺下，早两天还看你好好的，怎么一下就病成这样了。稀饭还在熬，等一会儿就给你拿来，稀饭里，放点红豆和红薯可以吧？还是放点糖吧。你看还要我做点什么？你现在行动不方便，不要怕麻烦我们，只要我们办得到的，我们一定去办。”

唐仁凤老师说：“你能叫俊龙打点温水来给我洗个脸吗？”

“行，马上给你打水来。”罗秀英说完就往家里走，到了家里，他吩咐俊龙给唐老师送去温水。

华优志正在为唐老师熬稀粥，罗秀英看了一下，见放红豆已经迟了，就对优志



说：“在稀饭里放点瘦肉行吗？”

华优志说：“行啊！我们在连州吃的稀饭，好一点的都放肉呢，有的还放鱼呢。”

罗秀英赶快切了块瘦肉，将肉剁碎，又切了一点姜丝放下去，她准备拿糖来放。华优志说：“只能放盐，不要放糖。”她转过身去，又拿了盐过来。

华优志问罗秀英：“我们还有胡椒吗？”

罗秀英说：“还有。要胡椒干什么？”

华优志说：“你快去拿几粒来，把它捣成粉放在稀饭里，我们在连州吃稀饭，好一点的稀饭都撒有胡椒粉，挺香，挺开胃的。”

俊龙送温水给唐老师洗完脸后，拿着脸盆回来了。罗秀英问俊龙：“唐老师起床了吧？”

俊龙回答：“还躺在床上，看起来他很怕冷。”

罗秀英用调羹尝了一下稀饭的味道，觉得很好，就给唐老师装了一大碗。华优志说：“唐老师一向斯文，吃不了那么多，少装点，吃完了再来装一样的。”

罗秀英笑着说：“他吃不完没关系，剩下的下一餐热一热就行了。他如果吃不够，会说我们小里小气，这不好呀。”

华优志说：“你说的也是，不过他绝对吃不完的。”

罗秀英吩咐华俊龙把稀饭端给老师。

华优志说：“还是我去送吧。”

罗秀英向华优志说：“你向唐老师解释一下，因为我回来的时候稀饭快好了，放红豆已经迟了，就放了猪肉在里面，这样糖就不放了，不过味道挺好的。”

华优志说：“不要紧，唐老师也是苦出身的人，他不会那么讲究的，他是很通情

达理的。”

唐仁凤一尝稀饭，果然鲜美可口，称赞道：“你们夫妇呀，我算服了你们，我吃过这么多稀饭，从来没有见稀饭里放胡椒粉的，这是从哪里学来的？”

华优志笑着说：“这不是我们的发明，是广东人的发明。我们去广东时，早上、晚上常吃这种稀饭。我看你口味不好，吃点这种稀饭，可能新鲜一点。”

唐仁凤慢慢地吃着，不时称赞熬得好，一大碗稀饭居然吃完了。

华优志说：“我再给你去盛点来。”

唐仁凤微笑着说：“我已经吃不下了，本来这碗最后一点就吃不进去了，但是这样好吃的稀饭把它倒掉太可惜了，你看我吃得背上都出汗了。”

华优志说：“我再给你打盆洗脸水怎么样？”

唐老师说：“不必了，我也没有每饭必洗脸的习惯。”

华优志郑重地告诉唐仁凤：“唐老师，我已经吩咐好了，明天早饭后他们就来送你回家，这年的学钱也全部让你拿回去。估计我们这个地方冷得早，你不大习惯，今年再来上课是不行了，离放假的时间也只有个把月了，你回去后就好好休养，明年开春后如果你还想来，我们再去接你。”

唐仁凤老师点了点头，小声问道：“现在的谷是多少钱一担？你们是挑谷还是折钱？纸币是靠不住的。”

优志为了使他放心，特意放慢了讲话的速度，提高声音说：“现在的谷子是两块半银元一担，上半年你收了五担谷的钱，还欠你七担谷钱，总共一十七块半银元。十七个银元都是响当当的龙头光洋，我叫我老婆特意做了一个布袋子装着，明天上轿时就给你。你不放心的话，我马上给你拿来，那半块银元都是银毫子，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换成铜板。”

唐仁凤说：“你办事，我一万个放心，不要麻烦了，你让明天教抬轿的人带给我

就行了。”

华优志说：“明天送你的是三个人，两个人抬轿，一个人挑行李。我也会去的。”

“那就太感谢你了。”

“应该的，是我把你请来的，当然应当由我送你回家。”

唐仁凤忧伤地说：“钱千万别让我那媳妇看见，她看见了会千方百计搞走的。我这枕头里也还有点钱，如果方便的话，请你把我这枕头拿去，请秀英嫂子缝一下。”

华优志说：“我去叫她来把钱一起缝进去。”

华优志夫妇来到学校，唐老师取出枕芯，让罗秀英拆开线缝。华优志把银元摆在床上让唐老师过目。罗秀英拆开枕芯后把银元取出来，里面有五十一块银元，加上新加的银元，总共是六十八块银元。

华优志笑着说：“唐老师，你还有一笔大钱呀！”

唐仁凤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如果不是我家那个狠心的媳妇，我还有三个这样多也不止呢！那次一下就给她拿走了一百五十块银元，加上几十担谷，合起来有两百多块。那个没良心的东西，亏她下得去手，那是我一生的积存哪。”

华优志笑着说：“唐老师，你不要伤心，反正你也用不完，终归是他们的，你家里还有几亩田，这些钱也够你用了，想开点。”

唐仁凤摇摇头，长叹一声，说：“不是这样说的，因为她对老人家太没良心，我怕老来穷，才慢慢积累点钱。他们又不是过不去，她却非要拿走不可，我不甘心呀，她平时还总是骂我狠心呢。人是很难说的呀，如果我马上一命归西那是一了百了了，可如果活到七十岁，就麻烦了。”

罗秀英按唐老师的意见把钱均匀地放好，然后把钱夹在两块棉絮中间缝上。她对唐老师说：“唐老师，你真是睡在银窝子里了，有福气呀！”

华优志见缝好了，就对唐仁凤老师说：“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唐老师说：“没有了。不过我还有件事要特别和你讲一下，俊龙是一个好孩子，不管怎样困难，一定要送他去读书，他会有出息的。你别看现在这样乱，世界不能老是这个样子，自古以来总是一治一乱，现在虽然是‘民国’了，但还是换汤不换药，我看蒋介石就是一个新的草王，是一个乱臣贼子，他没做过几件好事，总会有人来收拾他的。俊龙一定要多读书，有了知识，他一定能为国家做点事的，不然就太可惜了。一个人可能有很多儿女，真正有用的却不多，你们真有福气。”

罗秀英说：“我们一定听你的话，会让他读书的，读不读得出，就靠他自己了。”

“你们忙去吧，我这里没有事了。”

第二天，华优志就把唐老师送了回去，并向他儿子讲了唐老师在百宝村的情况，特别嘱咐他们夫妇照顾好唐老师，让唐老师早日恢复健康，明年开学时再来接他去继续教书。不过他媳妇并不像唐仁凤讲得那么凶恶，而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华优志偷偷地对唐老师说：“你家这个媳妇我看还行，至少是很聪明的。”

唐仁凤说：“你说得好。我家这个宝贝呀刚开始接触时，谁不说她的好话，谁就是傻瓜；对她真正了解后，谁还说她的好话，谁也是傻瓜。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天下的父母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我只有一个儿子，我还会故意讲她的不是吗？等你们一走，她对我就是另一副面孔了，你刚才没有看到，她那么认真地为我的铺床，她哪里是为我铺床，是在检查我的行李呢。我一进门就把枕头放在靠椅上用头枕着，就是防她这一手啊。不过我很后悔，这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吗，看来我要另想办法对付她了。她给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她为我生了三个很聪明的孙子，但愿他们不像母亲而像他们父亲，我那儿子虽然憨一点，但心术不像她那样不正，人好不如心好啊。”

华优志点了点头，对他说：“唐老师，人是会变好的，也许她见你辛苦坦诚一辈子，到最后来一个幡然悔悟、立地成佛也是有可能的，如果那样，你就洪福齐天了。”

唐老师也微笑着说：“但愿如此，但人的本性是很难改的，看她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她的现在，看她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她的将来。洗心革面、立地成佛的人有，但不会多。不过我也做好了准备，即使她把我的钱全部拿去，我也无所谓了，饭还是有的吃的，不过手头不那么宽裕而已。看来我要好好启发我的孙子了，他们如果有俊龙那么懂事，就什么事情都好说了。”

华优志起身告辞，唐老师吃力地直起身来，道歉地说：“按理应当留你住一宿，我现在是举步维艰，就算留你们住下，也是招待不周，我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愿我还能恢复健康，再来报答你们的厚爱。你们回去，一定要让学生们经常复习学过的东西，不要把它荒废掉了。我看俊龙趁这个冬天可以读完《左传》，明年开学就可以读《书经》或《礼记》了。”

华优志感激地说：“唐老师，多谢了，你病到这个地步还惦记着学生，特别是我那小子，我非常感激，过些时间我再来看你。”

华优志他们回到百宝村已经快入夜了，华优志把老师的情况告诉了俊龙，要他不负老师的期望，俊龙更是铭刻在心，当晚就用毛笔写下八个大字——“不负师望，学足三余”，贴在了书桌左边的墙上。

自从唐仁凤老师回去以后，百宝村私塾学校便沉寂了。不过华俊龙还是每晚都在桐油灯下温习读过的东西，落雨下雪时，华优志就给儿子点书。

到十二月下旬，杀了过年猪后，罗秀英要优志砍了一个九斤重的猪肘子，还有几斤大蒜，十二个糯米糍粑去看望唐老师，看他明年能不能来教书。

华优志到了唐老师的家，见大门锁着，就向邻居打听，邻居们告诉他唐老师回家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去烧床上的东西时烧出一大堆银子来，他的媳妇还笑着说“这个老东西到死了都不肯把银子给我们，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该归我的就是我的，这是命中注定了的，藏也藏不住。”

华优志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唐老师那样好的人，命怎么这样苦。”

罗秀英听说唐老师已经死了，感叹了半天，傍晚的时候，在背后的山路上为唐老师烧了一刀纸，算是对他的感谢和祭奠。

## 二十九

一九四一年元宵过后，华优志就开始为儿子的读书奔波，直到二月底还没有什么结果。原因很简单，再也没有一个教师像唐仁凤那样一年的薪俸只要十二担谷，附近几个小村子能送自己弟子上学的又很少，答应拿出两担谷的钱来作为学费的总共只有六个人，而愿意来任教的老师，他们的要价无论如何年俸也不得少于十八担谷的钱，而且横山下或百宝村的“教室”条件也使来谈判的老师望而摇头。即使华俊龙、华存良和黄贤臣的家长愿意每人拿出三担谷的钱，凑合起来，也只有十五担谷，无法达到十八担谷的最低要求，最后只好作罢了。这样的话，俊龙就只能失学，跟着父母从事农业生产了。

四一年日寇集中大部分精力对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惨绝人寰地扫荡，相对减轻了蒋管区的军事压力，但蒋介石治下的官员对人民的盘剥却并没有减轻，有些伤天害理之徒趁抗日之机，大发国难财，谁要是对他们略微不满，他们就倒打一耙，反说你想当亡国奴，是汉奸思想，或者说中了“奸党”的毒。

华德贤仍任中东乡第六保保长，自从他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建党小组长以后，威风就更大了。他在清明过后就要华存松劝华优志加入国民党，然后亲自劝华优志担任百宝村的甲长。华优志只是摇头微笑，不表赞同。当时华德贤向县党部保证，为了扩大党国的势力，他要在第六保每一个村都建立党小组，在一年内发展二十个国民党员，可他的计划在百宝村遇到了麻烦，他找了几个人要他们加入国民党，大家都来找华优志商量。华优志在背后悄悄地说：“我们无钱无势，又没文化，参加有什么用？还不是跟着乡、保长跑，当狗腿子，当凶手。我认为不管他们哪一个当皇帝，都会要农民交粮交税，自古以来都是‘官出于民，民出于土’，土里是不会自己长出东西来的，还是要我们农夫去流血流汗种出来，‘老天不下雨，大地不发芽，农夫不下种，饿死帝王家’，我说呀，农民永远是农民，不种田就没有饭吃，不砍柴就没火烧，依我看，跟着华德贤这样瞎跑绝不会有什么好事，他无非是要找一批人当他的打手或者去讨好上级，对于我们穷人，绝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华优志这些话说得入情入理。大家笑着问：“保长，入了国民党后，我家的粮能不能不交呀？”

华德贤听后，说：“交不交粮与入不入党没有关系，那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你看我入了国民党以后还不是交粮？现在嘛，入党就是拥护国民抗战，正是打日本的时候，按理还要带头交战粮，这才是个好的国民党员。”

华夏太更是有趣，他对华德贤说：“保长，我斗大的字不认识一箩筐，你给我保长当我也当不了，只能做轿夫，做轿夫嘛，入党不入党还不一样地做事，人家在轿里睡觉，我在底下出汗，再说我穷得买盐都没有半个铜板，还要交党费，岂不是更苦了！入党，入党，谁管过我的吃饭问题，我一天不做事就没有饭吃，谁来管过？”

华德贤笑着说：“你是一个死不开窍的家伙，我想扶你一下，你还给我抬杠，看来你这生这世就只能挑脚抬轿，永远是人家在轿里睡觉，你在底下流汗了。你是一个蠢猪，你知道吗？我能当保长，没有你那样穷，就因为我是国民党员，我是党国的人。我想提拔你一下，就是想管你的吃饭问题，你却不识抬举，认为我在打你的主意，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真是一个不进油盐的渣滓！”

华夏太笑着说：“保长，我老实告诉你吧，你能叫华优志入国民党，我就跟着他入。别人我不了解，我了解他，他比我行，我去年一年时运有所好转，就是他教我怎样做的，我跟着他做，结果就还不错。虽然我并没有余钱剩米，但总算现在我有红薯吃，不像过去几年那样，一到正月过后就连红薯都吃光了，一天不挑脚，就开不了锅。”

华德贤笑着说：“你又讲鬼话了，我就不相信他有那么大的本事，你能讲一讲他帮助你的经过吗？”

华夏太认真地说：“当然可以。”接着他讲述了华优志夫妇如何在最难的情况下帮他渡过了难关，还有他跟华优志学习精打细算的经过。

华德贤听后，笑了笑说：“你这个东西呀，真该打，真是本末倒置了。优志不过是教你怎么糊口而已，我是教你成为人上人呀！不过你不难改口，华优志入了国民党你就一定要加入，不跟他加入的话老子抓你去当兵，看你还跟我讲鬼话！”

华夏太笑着说：“那当然，不过他一定会加入国民党，他才有主见呢！”



华德贤笑着说：“我就不相信他不给我这个面子，他比你聪明多了，他是一个很识时务的人，我有办法，不然我还当什么保长。”

华德贤并没有直接去找优志讲加入国民党的事，他想如果自己去讲，优志当即拒不答应岂不丢人现眼，如果能叫华存松去试探一下，自己再出马，就会好很多。

过了几天，到了四月下旬，离华德贤向县党部保证的时间还有二十多天，华德贤特意到华存松家去讨论在百宝村发展国民党员的问题。两人商量一致，要先解决华优志的认识问题，由华存松去走第一步。

仲夏之夜，山风轻轻地吹着，华存松踏着朦胧的月光，模糊的黑影跟着他的步伐缓缓移动，上弦的明月在山顶的薄云中时隐时现。华存松走得很慢，今夜他要去一件不高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他明白在这个时候去劝优志加入国民党是件很难办到的事，他不知道优志会怎样看他，讲他。走进村口时，一条大黄狗“汪汪”地叫着，气势汹汹地向他扑来，他顺手从路边的柴堆里抽出一根粗柴向扑来的黄狗打去，黄狗转头就跑，叫得更凶了，邻近的几条狗闻声赶来，闹得整个山村人家都走出门来探看。

华存松向着华优志的家门走去，还没进门，他就大声地叫着：“优志，在家吗？”

华优志正在洗脚，不好起身，只好转过头来也大声地应着：“存松，有什么要紧的事？”

华存松推开门走了进来。华存松赶快洗完脚，对他说：“你请坐，等我倒了洗脚水后再来陪你。”

优志倒了洗脚水回来，赶快进房里拿来了一碟烤花生，不好意思地说：“东西都吃光了，只有一点花生了。”

华存松笑着说：“你还有烤花生，你到我那里去的话就只有清水一勺了，这个时候还拿得出花生已经很不错了。”

优志给存松倒了杯热茶后坐下来，问：“这么晚了还过来，一定有什么事吧？”

“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华存松微笑着说，“我还是开门见山和你讲吧，早几天华德贤到我那里去了，他要我动员你加入国民党，我让他亲自来，他却认为我和你是一起开蒙的同学，平时交往又多，我出面比他出面好，我左推右推，他还是坚持要我来。你知道，我因为当了一下副保长，硬被拉着加入了国民党，实际上我会没开过，党费也没交过，他总认为我还是个国民党员，其实我不过是挂个名而已。要我来拉你入党，这是件违心的事，华德贤为了讨好上级作了保证，吹了牛皮，要消国民党员的空白村，他交不了差就来难为我，真是瞎找麻烦。”

优志笑着说：“他早就跟我探过口气，我当时只是笑而不语，他就没有再说了。我真不明白现在春耕大忙，正是‘一日春动十日粮’的时候，他却来忙这样的鸟事，亏他想得出来。”

华存松叹了口气，说：“这也不能全怪他，这是上面压下来的。你知道吗，目前是我们赶不走鬼子，日寇也侵略不了中国，正处于对峙的阶段，因为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军在敌占区建立了很多游击队，日日夜夜找日本的麻烦，日本想消灭游击队，但没有办法进攻。我们湖南长沙失守后，日寇就没有大的行动了，局势相对平稳，老蒋就想趁这个机会稳定一下，大力发展国民党的势力，除了反奸党，反治汉奸之外，就来了一个大力扩大党的队伍的举动。德贤这个鸟人一向会投机和见风使舵，他提出要在本保内每一个村都发展几个人加入国民党，实际上他不过是借此机会往上爬，图名图利而已，你认为他真想成为孙中山的信徒？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投机分子，一个败类，我算是看透了他了。”

优志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抽着水烟筒。听存松讲到这里，他笑着说：“老蒋也是多事，日本打游击队去了，你不可以趁此良机发展一下生产，解决一下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吗？不可以训练一下军队吗？发展几个挂名国民党员能挡什么风雨！”

华存松神秘地放低声音说：“老蒋也是没有办法，中央军一败如水，后退千里，共产党在朱毛的指挥下却向沦陷区进军，一下就建立了十几个游击根据地，发展了上百万人民军队。老蒋感到形势不妙，才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国民党，反对奸党渗透的问题，他要是再不进步，就会垮台了。”

优志对存松带来的消息很感兴趣，在此以前他根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没有被灭，反而干出了这样一番大事业来，他们不仅使日本人慌了手脚，还使蒋介石也感到日子不好过。

优志笑着说：“原来是这样，共产党还是没有被消灭，他们还叫共产党吗？”

“当然叫共产党，不过在我们这边叫他们奸党，他们的军队现在不叫工农红军，叫什么八路军、新四军、抗日联军什么的，反正一样，还是毛泽东那一套，到处游击，偷偷摸摸地干，让日本人伤透了脑筋，老蒋也伤透了脑筋。”

华优志笑着说：“你怎么晓得这样多的国家大事？我真是井底之蛙，除了身边的琐事之外，一无所知。”

华存松说：“我们是彼此彼此，都是一样的。你知道我和袁荣老师是姻亲了，他把女儿许给我家的老大，我们经常通信，他是团部的文书，能看到很多内部消息，他来信时就多讲了点东西，我是一个挂名的国民党员，也时不时通报点东西。不过这些东西都和我们的油盐柴米关系不大。”

华优志笑着说：“我是一个农夫，除了挖土以外什么也不晓得，国家的事我管不着，我只希望流血流汗后能够吃饱肚子，把儿女赶快抚养大，其他的事和我关系不大。关于参加国民党的事，我根本不想考虑，因为这与我吃饭的问题无关。”

“这样说来，你不会入党了？”华存松担忧地问道，“不过你入不入我不勉强，这是保长的主意，我是奉命行事，我会告诉他我来过你这里了，你正在考虑，你答应考虑以后再说。”

“可以，他找我的话我会告诉他我正在考虑。”优志笑着说，“我考虑一百年，他不就白等了。”

华存松笑着说：“是的，考虑他一百年，让他去等。我也是这样，硬拉我入了党，我反正不参加会，不交党费，你说我无用就开除我也不要紧，实际上我求之不得，不过是拖着而已。”

华优志认真地说：“德贤保长当然想要多拉些人加入国民党，这样他才人多势众。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是死农夫，每天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从早忙到晚，还填不饱肚子，遮不到羞丑，入党有什么用？最多是跟着人家大声呼喊，帮着壮点声势罢了。轿是人家坐的，我们只有抬轿的份；马是人家骑的，我们只有养马牵马的份。讲得不好听一点，我们只是做狗腿子，帮他当凶手。我们好意思帮着那些对我们穷凶极恶的人下毒手吗？我是绝不生得那样贱，加入他们的党的。再则，今天的国民党搞了三十年了，搞出了什么名堂？老百姓的生活比过去没有半点改善，反而更苦了，日本人打进来根本无力抵抗，土匪强盗到处都有，国民政府毫无办法，正像人家所说，结果就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民犹是也，国犹是也’，还是换汤不换药，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弄得民不聊生，像这样的党，有什么入头？我个人认为，不管你是什么政府，如果你不为老百姓办点事，只是一味地刮老百姓的油，老百姓就有理由不拥护它，这样的政府就不会长久。民之所欲，天必成之。一句话讲到底，加入国民党绝不是好事。”

华存松听完优志的肺腑之言，感动地说：“你刚才讲的话也是我要说的，国民党本来是孙中山创建的党，它为推翻清朝统治是立过功劳的。自从孙中山死后，蒋介石独揽大权，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变成了坏人窝，名声很臭，从上到下都是一群贪官污吏，华德贤这样的党员多如牛毛。我们这些普通党员也感到羞耻，我真恨当时太糊涂，昏头昏脑地入了党，现在想退又退不了，只好采取不开会，不交党费的办法，挂个空名。共产党在华北、华东、全国怎么样我不知道，人家发展得那么快，居然敢同日本鬼子拼，总是有原因的吧？”

华优志笑着说：“我反正是一条，对我没有好处的事不干，欺负农民的事不干。你看德贤这个家伙他干了什么？一天到晚就是在老百姓面前摆威风，就是想如何去捞油水，正经的事一件也不干，搞了几年保长，连个国民小学也办不起，我们的孩子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他一天到晚就是催粮催壮丁，从中大发横财，想起这些就令人气愤。三民主义首先就是民生主义，老百姓生活成这个样子，民生主义是狗屁不如。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现在是谁做主，是贪官污吏做主！加入这样的党不丢人吗？不过华德贤这样的人倒是挺合适的，他反正是个绝人，没儿没女，我们可是有儿有女的人家，不应叫儿女难堪哪！”

这时罗秀英走了进来，她见华存松来了，笑着问：“家先生，这样晚了还过来，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华存松笑着说：“没什么事，就是过来坐一坐。刚才你是去喂猪了吧？”

“喂了猪以后，廖荣桃要我一定去看一下，我以为她又有什么事，原来她买了点布给小孩子缝衣，要我裁一下，我裁完布又坐了一会儿，现在才回来。”

华存松笑着说：“谁要你那样心灵手巧，会剪会裁，我老婆是连做鞋都不行，她可从来不会有这样的麻烦，你是能者多劳呀！”

罗秀英笑着说：“我其实也不会裁，可他们硬叫你裁有什么办法呀，说到底是大大家都太穷了，为了省下一个铜钱，就不管会不会裁，硬要你来，裁出的衣裤好不好看，合不合身，他们就不管了。我呢，也就赶鸭子上架，裁不好也别怪我了，反正我尽我的心，本事就那么大！”

华存松认真地问道：“你家俊龙哪里去了？”

罗秀英笑着说：“还不是跟着我们天天上山下地，每天晚上就读点书。我真为他感到可惜，生在我们这个穷地方，连一个先生也请不起，他想读书，可是没地方读呀！他倒还好，落雨下雪天，他就拿着那本书读呀背呀。他越是自觉，我们心里就越难过。”

华存松叹了口气，说：“目前这个情况下也只能这样，他能坚持温习就很不错，等到明年再看吧。”

华优志也叹了口气，说：“明年，明年谁知道又是什么样子，能不能请老师来，还是一个大问题呢！读书的人不多，家家都穷，请老师也难呀，好的我们请不起，人家都不肯来，唐仁凤那样的老师不多呀！”

华存松笑着对罗秀英说：“我明天去买点布，请你裁一下，节约点钱也好。”

罗秀英笑着说：“你不怕我剪坏你的布只管拿来，我有的是时间。”

华存松看了窗外，月亮已经靠近西山了。他站起来说：“蛮迟了，我要回去了，明天我还要去赶闹子呢。”

华优志把他送出村外，半弦明月被山雾遮着，发出模糊的白光，晚风带着凉意轻轻地吹着，陡峭山峰模糊的黑影里不时传来夜鸟的悲啼。当他们走进后山的树下时，一只猫头鹰飞扑下来，又向林中飞去，老鼠在半空中悲戚地叫着。

华存松和优志都惊恐起来，华优志站住脚，对存松说：“不要回去了，月亮快下山了，四五月是蛇最多的时候，万一踩着蛇，那可不是好玩的，前天晚上我们这里还来了老虎，把太保的那条黑狗给咬去了，明天天亮再走吧。”

华存松心里也有点害怕，想了一下，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回到家里，罗秀英严肃地说：“本来就不该起身走，现在这个季节蛇最多，这个把月我要优志晚上不要出去，走闹子，迟了就在外面住伙铺，没有三五个人不能走夜路。”

华存松笑着说：“是要小心点好，今晚只好打扰了，有地方睡吧？”

华优志问：“你是一个人去吊楼上睡，还是同俊龙一起睡？”

“随便都可以，不过最好是两个人睡，有个伴，心里踏实点。”华存松应道。

罗秀英说：“俊龙和他弟弟早睡了，床很宽，你另外拿床被子去，被子早几天刚洗过，挺干净的。”

华优志点着火来到俊龙的房门前，俊龙刚睡下，听到声音马上起来打开门，然后又飞快钻进了被窝。华优志点燃了油灯，顺便看了一下儿子今晚写的新字，字写得不是很好，但一丝不苟。

华存松特意看了几篇，问：“俊龙天天看书写字吗？”

“基本上是这样。”优志答道。

“字的骨架还可以，运笔还有待熟练。”华存松评论道。

“讲句良心话，他的字有很大进步，运笔嘛，写多了就会好起来的。《左传》和《诗经》他都读得差不多了，再有个把月就能把《诗经》全读完，他认的字已经不少了，按理是到了开讲和开笔的时候，但在这个关键时候却请不了老师，真烦人呀，看到儿子那求知若渴的样子，心里难受啊！如果我有能力，我一个人都愿意为他请个老师来，可是你知道的，我们这样的家庭，这个真办不到。”

华存松说：“这也是一种灾难，是看不见的灾难，一个很有希望的子弟这样荒废几年可就麻烦了。”

“是的，我要俊龙天天温习，可日子久了，终究是维持不下去的，他到底还是个孩子呀，贪玩是小孩子的天性，没有老师的管教就会变坏的。”华优志惋惜地说。

“唐仁凤老师多次和我讲俊龙是很有希望成才的，我看也是这样，所以不管怎样明年一定要把学校办起来，耽误我们的事是小，孩子可误不起啊！”

华优志忧郁地说：“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我无能为力呀！以后再说吧，时间不早了。”

## 三十

过了两天，华德贤来到华优志家。

刚吃过午饭，华德贤就匆匆赶来了，那天是新雨初晴，南风吹着天上的白云缓缓地向北移动，没云部分的天空碧蓝透明，明媚的阳光照着雨后肥大的树叶，给人以爽心悦目的感觉，石板铺就的山路像洗过的一样干净洁白。华德贤心里并不轻松，他听了华存松的汇报后很不高兴，为了兑现自己给县党部作出的保证，同时也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不得不去把华优志拉入党。正是因为这个，他放弃了睡午觉，叫老婆早上就煮好了午饭，自己喝了两杯米酒，吃了两碗饭，洗了个脸，就上路了。虽然太阳还不烈，他还是戴着凉帽，他上身穿着一件刚洗过的白绸衬衣，下面是一条米黄色的裤子，脚蹬一双灰色的布鞋。山区的仲夏到处是莺歌燕舞，叶肥枝嫩的景色，他走了半里后，感到有点热，于是就把凉帽脱下来扇风。他走到百宝村时，抓紧中耕的农民才陆续收工回家。

他还没有进门，就大声喊着：“优志，吃过午饭没有？”

华优志刚收工回家，正在洗手，听见保长来了，虽然从人格上鄙视他，还是热情地应道：“家先生是从哪里来，这样大的太阳还大驾光临，真是辛苦了。”

华德贤大步走了进来，没等主人请坐，他就用凉帽拂了一下凳子坐了下来，把凉帽顺手丢在另一张长凳上，然后掏出手巾擦起额角的微汗，一边笑着大声地说：“夏天来了，热得很哪！”

华优志倒了洗手水，拿出汗巾擦干手，走到华德贤面前，笑着说：“从哪里来，吃过午饭了吗？没吃的话，我好去煮。”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没吃午饭？”他从胸前掏出怀表，看了一下，已经两点多了，然后把表递给优志看，笑着说：“现在快两点半了，在我们农村一般是两点钟吃中饭，城里人是十二点吃中饭。”

华优志笑着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东西，从来都不管钟点不钟点的，只知道太



阳大的时候就回来躲一躲，从来不管钟点的。”

罗秀英从塘边洗衣回来了。华优志问罗秀英：“家里还有什么菜吗？炒个菜来，请保长喝杯酒。”

华德贤笑着说：“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吃过中饭了，这个时候来还没吃饭，岂不是专门来混饭吃吗？”

罗秀英笑着说：“你是晓得我们家没米下锅，才这样体贴我们吃了饭才来吧？不过人家说，过一个门槛吃三碗，就是你吃过了饭，也该再吃点呀！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们家是很穷，不过今天还有两筒米，你吃顿饭问题不大，至于菜呢，那是真没有，只有茼蒿秆、菜叶子了。”

华德贤笑着说：“如果你们硬要我吃中饭，就随便点，不要把我当贵客，劳尽了神。”

华优志给保长泡了一杯茶，陪他坐着，他喝了一口茶，又拿来水烟筒，准备抽烟。华德贤拿出一盒哈德门的香烟来，笑着说：“别抽那个水烟筒，这个好，省事得多。”他首先用火柴给自己点燃，然后把火柴丢给华优志。

趁罗秀英准备午餐，两人闲坐时，华德贤突然严肃地说：“听存松说，关于入党的问题你还要再考虑考虑，你已经考虑那么久了，应当明确告诉我了。你这么胆小如鼠干什么，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入党用了不到一个钟头，那天，我当了保长后到乡里开会，乡长说不是国民党员不能当保长，我告诉他我早就想入国民党了，就是没人介绍，没有机会。乡长马上让我写申请，说他给我填张表，我就是国民党员了。我问不是要宣誓吗？乡长说宣不宣誓不要紧，重要的是要服从蒋总裁的指挥。我飞快地写好表，又跟着他宣了誓，然后我就是堂堂正正的国民党员了。你把入党看得那么严重，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事。”

华优志笑着说：“问题不在这里，我是一个死农民，除了会戳牛屁股之外，没有别的本事了。入不入党，还不是一个农夫，何必自找麻烦呢？我只知道自古以来不管哪个当皇帝，我们农民都要交粮交税，不管搞什么名堂，对我们农民都不会有多

大实益，有实益的事也绝对轮不到我们农民的。”

华德贤摇摇头说：“又是那一套，老调重弹。现在都‘民国’三十年了，你还是老一套，真是该死。”

优志等着说：“不管你说该死也好，该埋也好，政治这东西，还是离远点好，因为我不是那块料。‘民国’十六年的时候，兴了一阵子农民协会，有的还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蒋介石一来，许多跟着人家屁股跑的人都倒了大霉。今天是国民党当道，万一将来出了事，你们这些乡长保长大大小小的跑得比谁都快，我一个死农夫无钱无势，就只好自作自受，想到这些，我就什么党也不想参加。因为反正是个农夫，什么好处也都轮不着我，所以管他是短是长，是圆是扁，我不占那个便宜。我不想入哪个党，只求少点麻烦。”

华德贤有点生气地说：“你这叫顽固不化，茅厕里又臭又硬的石头。”

华优志说：“是的，我是不通，我想不通的事还多得很呢！上面不是说民生主义吗？可我们总是缺衣少食，谁来管过？不是讲要办国民小学吗，而我们的孩子连开学认字的机会都没有，又有谁来问过我们一句？”

华德贤为了缓和一下气氛，递给华优志一支香烟，自己也抽了支，他把烟圈一个接一个地吐了出去，然后笑着说：“加入国民党与上面的问题没有多大关系。你想想看，如果朱德毛泽东不捣乱，老蒋就不需要剿共，日本鬼子不打来，上面的问题早就解决了，要怪就要怪共产党捣了乱，日本鬼子害了人。”

华优志想了一会儿，又拿起水烟筒抽了起来，然后慢慢地说：“日本鬼子害了人不错，可共产党为什么捣乱，还不是穷人太多？跟着共产党跑的人大多数是穷光蛋，反过来说，共产党能够成那么大的气候，还不是因为穷人太多、太苦了。”

华德贤笑着说：“你很危险，你这等于是为共产党做宣传，什么穷人太多、太苦？过去为什么没共党，那时就没穷人吗？没有朱毛就没有共产党，实际上朱毛并不一定是大穷光蛋，他们是有野心，懂不懂，是野心！”

华优志笑着说：“他们有没有野心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越是穷光蛋，越是跟共产

党跑，如果消灭了穷人，不就等于消灭了共产党？”

华德贤笑着说：“你这个人真古怪，按你的说话来推，岂不是世界上不能消灭穷人，共产党就永远消灭不了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只要消灭了毛泽东和朱德，共产党就成不了气候。”

华优志笑着说：“那也难哪！共产党会把毛泽东和朱德随便交出来吗？大鱼总是沉底的，不把水放干，就捉不着大鱼，你不把共产党全部消灭，肯定捉不到共产党的头子的。”

华德贤笑着说：“不要扯那么远，你到底加不加入国民党？你最后讲一句真话。”

华优志笑着说：“我刚才说的句句是真话，至于加入国民党嘛，我还要再考虑考虑，等我考虑好了会主动告诉你的，在我没考虑好之前，希望保长不要为我操那么多的心，人各有志，想要加入国民党的人多得很，我加不加入对国民党没有多大关系，你说是不是？”

华德贤笑着说：“那当然。不过你最好还是加入，反正对你有益无害。”

这时罗秀英已经炒好菜，优志起身去摆碗筷。

华德贤看到腊肉炒蒜薹、虾子煎鸡蛋、酸红辣椒炒干鱼和苋菜打汤，不禁动了食欲。他先用筷子夹了一块腊肉尝了尝，味道恰到好处，于是笑着说：“我上当了，不该在家吃了才来。我家也有点腊肉，味道没有你们家的正，你到我家去，我可拿不出这样的菜来，你还说你家不发财，起码比我强呀！”

罗秀英笑着说：“保长先生，你这就是讲倒了，我们和你是黄豆比珍珠，你们大户人家是吃了再算，我们穷人是算了再吃，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吃完了拿钱去买就是了，我们可不同，有点好菜不是来贵客来从不敢拿出来吃，好菜是为待客的，要不是你来，我们平时是不敢炒这样的菜的。这不是我发财，恰好是我们家穷的表现。”

华优志给保长斟了满满一杯浸药的米酒，自己仅倒了大半杯。他对华德贤说：“我不吃酒，这酒浸了点药，有寒气就喝一杯，见效得很。平时我是不吃的，今天

你来了，主不吃客不美嘛，今天你尽管吃，菜就算没有，酒还够你吃一餐的。”

华德贤笑着说：“我吃了酒才来的，我本来就吃不了多少酒，你倒一杯那么满的酒，你是想把我灌得洋相百出啊？来，分开，彼此扯平。”

华优志笑着说：“你实在不肯赏脸，那就用另一个杯子装着。我老实告诉你吧，我是不来客不举杯，我陪客人喝酒，纯粹是礼貌性质的事。”

华德贤笑着说：“你这么讲我就却之不恭，只好舍命陪君子了。你的这番热情我是心领口服，如果入党的事业你也那样热情，我就更高兴了。”

华优志笑着说：“喝酒就喝酒，那个是另外一码事。”

罗秀英也笑着说：“我家优志呀是扶不上墙的人，你当保长的就别管他了，他这样的人，多一个不咸，少一个也不淡，你何必费这神呢！”

华德贤叹了口气，说：“你们两个真是天生一对，地配一双，可以说得上是夫唱妇随了，你们可不知道我当保长的难处呀！”

罗秀英笑着说：“你感到为难，我来当保长算了，保长有什么难当的，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坐轿有轿，要骑马有马。我们就不同了，不精打细算就要冬天缺衣，夏天缺粮，儿女眼泪汪汪地要饭吃。”

这时候俊龙他们砍柴回来了，和崇龙、贤龙坐下端起饭碗就吃，罗秀英严肃地说：“今天是保长在这里吃饭，你们兄弟可要斯文一点。”

俊龙笑着说：“妈妈，主不吃客不美嘛，我们不吃的話，保长也会过意不去的。保长，你说是不是？”

华优志笑着说：“你这个家伙，读了几年书，什么也没有学到，倒是学会了装饿相的废话了。”

俊龙笑着说：“不是装饿相，孔夫子说过，有酒食，先尝之。我们兄弟吃点好菜，有什么奇怪的？”

华德贤笑着说：“优志，这样可是青出于蓝了，你讲不过了吧，你儿子搬出孔夫子来，你就没有办法了。”

罗秀英说：“这个家伙大了可不好对付啰。”

不过俊龙兄弟还是很守规矩，夹菜的时候很斯文，绝不乱来。因为妈妈平时告诉他们好酒好菜是用来待客的，千万不能和土匪一样，只顾自己。

吃完饭后，德贤对优志说：“优志老弟，我真羡慕你，有一个这样好的家，有三个像将军的儿子，我呀也许会老所无依的。我老婆总是流产，养出来也活不过几天，真是命苦呀！人家说，有儿穷不久，无子富不长，每当想到这些事，我就感到很失落，万念俱灰。”

华优志平静地说：“没有那个事，你反正还有钱，讨个小老婆，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华德贤摇摇手，叹了口气，说：“没有用的，讨一千个小老婆也没用的。”

优志问：“你那个病还没治好？”

华德贤说：“我和我老婆差不多吃了大半年的药，病是治好了，但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吃药太多，结果把发动机搞坏了，你看这讨厌不？我真后悔，就是马迁那个打靶的害人，他那天带我们保长到县里开会，晚上没事干，他就带着我们到妓院去，结果我们去的人有一半都倒了霉，真是个害人精。”

罗秀英知道华德贤因为嫖娼得了花柳病，她听了华德贤的自白，冷笑着说：“你们这些男人呀，就是眼睛生得不好，看到别人的老婆就眼红，总想打坏主意，还说‘家花没有野花香’，老婆是人家的好，惹了祸了，还要说‘死在花树下，做鬼也风流’，真是一群猪，结果弄得家破人亡，绝子灭孙，叫祖宗断了香火。”

华优志听了，大笑着说：“秀英呀，你讲那么多干什么？这叫人各有志，你有什么办法。”

华德贤笑着说：“你不用讲我，明天优志也是那个样子，我看你怎么办！”

罗秀英说：“我家优志本事没有你大，是绝不会干这种蠢事的，我了解他，他头脑虽然简单，品德还是好的，他要是真干了对不起我的事，我也有三个儿子了，我带起三个儿子造他的反，他就没有办法了。”

华德贤笑着说：“优志，你不要给你老婆害死了。你去搞一个小老婆回来，看她怎么办！”

华优志笑着说：“那事可干不得，我一个老婆还养不活，再加上小老婆，就只好喝清汤了。俗话说，男人有钱才变坏，我穷成这个样子，还讨小老婆呢？饱暖思淫欲，你得的那种病是一种富贵病，我呀饥寒交迫，不饱不暖，自然不会有你那个淫欲了。我认为实际上那是很庸俗下流的事，而且很危险。”

华德贤说：“你这话说得很对，要是早听到你的话我就不上那个当了。”

罗秀英笑着说：“不是那么回事，人都是这样，人家的劝告都不大起作用，只有吃了亏、跌了跤以后才会变得聪明一点。自古以来吃同样的苦、吃同样的亏的事还少吗？后辈的人还不是排着队按前人的老路走下去。你吃了那么多亏，还不是一样上当？我说呀，你们这些男人就是眼睛长得不好，自讨苦吃。”

华优志笑着说：“你今天讲得太多了，反正只要我不上当就行了，别人的事你管得着吗？”

“你上不上当我也管不着，丈夫丈夫，只管得了一丈，背着我谁知道干什么了，还不是凭着你的良心？”罗秀英笑着说。

华德贤微笑着，望了望俊龙稚气的脸，然后掏出手巾，抹了一下嘴巴，说：“优志老兄，你真幸福，有一个贤惠的老婆，还有三个儿子。听说俊龙很聪明，存松说我们这块村子属俊龙是最有出息的。人嘛，钱少点不要紧，要紧的是妻贤子孝，你两样都全了，这还不好吗？”

华优志笑着说：“子孝，还不知道，谁知到他们会怎么样呢！妻贤还勉强，我家

秀英来我家后吃尽了苦头，除了主持家务外还要上山下地，不容易啊。虽然不认字，但她很开通呢，有些事我想不到，她还经常提醒我呢。”

华德贤点点头，说：“讨老婆嘛，就是靠她相夫教子，秀英做到了这一点，你就该满足了。”

等大家吃过饭后，罗秀英收拾完餐具，给丈夫和保长泡了两杯新茶。她向华德贤问道：“华告化给你缝衣缝好了吗？缝好了就要他回来给我缝几天衣服，天暖了，小孩子的衣服该缝了。”

华德贤笑着说：“你不是很会缝衣吗？小孩子夏天的衣服最简单了，你最好自己缝算了，他不会给你缝衣服了。”

罗秀英认真地说：“他已经支了三天的工钱，他不给我缝衣，就要退钱给我。”

华德贤冷笑着说：“支了工钱也空了，他已经当兵去了。”

华优志生气地说：“你这样要不得，那天你告诉我是你要缝衣的，怎么就把他抓去当兵了？”

华德贤笑着说：“那天我是要他缝衣，缝了五天衣，后来他又给别人去缝衣了。刚好副保长从乡里回来，说我们村要出两个壮丁，我们想了一下，你们村的华告化有两兄弟，就把他抓去了。”

华优志生气地说：“这是乱弹琴，我们村只有十多户人，已经去了八个壮丁了，你们村那么大，才去了几个壮丁，你肯定是让他们顶了你们村的数了。我很清楚，你们村欠壮丁，你就去别的村抓，按上面的政策，我们村根本不要那么多的壮丁去，这里面一定有鬼，听说现在买一个壮丁要二十四担谷的价钱，你们肯定是拿告化去冒名顶替，收了人家的钱。”

华德贤生气地说：“华告化两兄弟，抓个人去当兵有什么错？他两兄弟三十多岁，连个老婆也讨不起，当兵反正是无牵无挂。至于我是不是拿他抵人家的数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打抱什么不平！”

华德贤抽了口烟，然后放松口气说：“抓壮丁是副保长的事，他要抓，我有什么办法？他进不进钱我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了，出钱的人不认账，你也没办法，那是死无对证的事。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傻子，出钱买了壮丁还会承认出了钱，他承认出了钱，就等于自己马上要去当兵，等于是要去送死，你懂吗？”

华优志生气地说：“你们总是这样，欺弱怕强，那些人多势众的给你们一点钱，你们就张冠李戴，顺手抓一个人去当兵，还美其名曰抗日战争人人有责，谁要说一个不字，就说人家破坏抗日，是变相的汉奸，亏你说得出口！我们村只有十七户，已经去了八个壮丁了，你们村七八十户人才去了几个当兵的，比我们村还少，这里面的鬼名堂哪一个不知道！”

华德贤冷笑一声，说：“你生什么气，气死了也没有用，我们保是征兵的先进保，你去乡长那里告状也没用。至于那个兵是谁的名额，上面也没明确规定，上面要的是兵，不是具体哪一个。这次告化去当兵是保里做的决定，因为别人都有牵有挂，华告化无牵无挂。缝衣的人多的是，你那三天工钱我来替他还，你总算满意了吧！”

罗秀英平静地劝道：“优志，不要同保长争了，争也没有用，华告化当兵去了，他哥哥都不出面，你还讲什么。至于那三天工钱嘛，人家连一条命都不要了，我还要那点钱干什么。”

华优志叹了口气，说：“我们村子小，又穷，还有什么话可说？不过我们村子去当兵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罗秀英沉思了一会儿，抬头望了望窗外的天空，然后小声地说：“我们无权无势，保不了人家，能保自己就了不起了。保长的背后有乡长，乡长背后有县长，县长背后有省长、蒋介石，我们有什么办法？这些家伙的心也太狠了，为了自己进钱，就乱抓人去抵数！”

华德贤走后不久，华存松戴着一个破斗笠来到优志家。

他对华优志招呼道：“优志，吃过饭没有？”

华优志见存松来了，忙答道：“我们刚放下碗，你吃过了吗？还有饭呢。”



“你们怎么才吃中饭？我吃过中饭休息了一阵才过来的，我从大坪表哥家来，走到你们村边，就弯了进来，想来坐一会儿。德贤来过了吗？”

“来了，刚走。我们临时又煮的饭菜，所以才吃完没多久。”华优志解释说。

罗秀英道歉似的说：“你先坐一会儿，我还没喂猪呢。”

“你去，我又不是什么客，当农民的嘛，一天总有事，你去喂你的猪，我坐一会儿就走，今天下午我还有点红薯秧要插，半下午才出工。”华存松说着，把斗笠放在地上。

华优志说：“把它挂到壁上好一些，放在地上，鸡走过来拉了粪便就太脏了。”

华存松把斗笠捡起来，看了看壁上的竹钉子，稳稳地把斗笠挂在壁上，然后排着优志坐着。优志起来给他倒了一大杯凉茶，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下。

“德贤给你讲了什么，你答应了吗？”华存松问道。

“我还是那个意见，反正不参加那个党，他也没有硬要我加入，我还是说要考虑考虑来应付他。不过我对他很生气，他把华告化骗到他家缝衣服，等告化给他把衣缝好了，就把告化抓去当兵了，亏他下得了这个狠心。”

华存松笑着说：“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去年他准备建造一栋新房，请了两个祁阳的石匠打地基，那两个石匠替他干了个把月，地基打好了，他就叫副保长和乡丁把那个师傅抓去当兵，剩下的那个徒弟问他要工钱，他就说你师傅把钱拿走了，当徒弟的是不应管这个事的，就是给钱也不能给你，因为师傅当兵回来了问我要钱，我就没办法交代了。那个徒弟骂他心狠，他笑着说你骂也没办法，不过如果你回家没路费，可以先写个欠条，我先支付一点路费，等你师傅来结账时我再扣除回来。那个徒弟老老实实写了个欠条，才拿到四块银元。

“那个徒弟第二天担着工具到枫桥村去做事，还没进村，华德贤就叫枫桥的保长抓他去当兵。你知道吗，枫桥村的黄学恭就是华德贤的老表，黄学恭把那个石匠抓了去抵了人家的壮丁，赚了二十四担谷的钱。他这个家伙为了建一栋房子要两个

石匠为他打好地基，地基打好了，两个石匠却被他卖了壮丁，总共赚得了三十六担谷的钱，这真是做绝事，他没有儿女，是‘天道使然’。”

华优志生气地说：“这个人尽做绝后的事，真该被枪毙！”

华存松笑着说：“优志，你也用不着生气，你要是为这些鬼事生气，非气死不可，像华德贤这样的人不是我们这里才有，哪里不是这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都差不多，现在这些乡长、保长有几个好人啊？我当了几个月副保长，对于这种情况是很了解的，当我了解这种乌七八糟的事后，我就决定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下决心辞职不干了，我也不再参加国民党的活动，只当一个挂名党员算了。我坚信这样的坏事做多了将来是不会好的，稍微懂得点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些暴君贪官没有几个是有好下场的。华德贤是利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大发国难财，他当了保长后，得了花柳病，最后弄得绝了后，已经是现世报了，万一又来一个农民协会，清算地主恶霸、土豪恶绅，他是死不脱的。你要晓得，将来总会有人来收拾他的，你又何必因为他生气呢！”

华优志没有作声，只是拿着水烟筒轻轻地抽着。过了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叹了一口气，说：“你讲得也有道理，不过这个家伙也太欺负人了，你想想看，我们这个村子总共才十多户人家，被他抓去当壮丁的已经八九个人了，就是说有一半多的人家都被抓过壮丁了，其中就有我二哥。可是他们村有六七十户人家，有几个去当壮丁的？他总是拿我们这些小村子的人去充任务，还捉一些外地来的木工石匠去当兵，这不是欺人太甚！”

华存松说：“是这样，我们村也只比你们村多几户人家，还不是也被他抓了八个去当兵了？不过按比例，我们村少一点，可是只要他还是保长，我们村也好不了多少。他呀，一讲到要抓壮丁就眉飞色舞，因为发财的机会又来了，他每抓一个壮丁就要进一大笔钱。你知道吗，他们村有个叫华福寿的人家有五个儿子，大的已经二十七了，家里劳力多，原来家底也还好，他自己又当屠夫，每五天要杀三头猪，赶三个场，之前我同他一起从镇南铺回家，讲到了家里的事，我对他说，你倒好，有五个儿子，真有福气，最小的也十七岁了，都是成家立业的人了，你也才五十岁，还年富力强，正是闯世界的时候，家底又厚实，真可说是福大命大。哪知他冷笑着

说，实际上我们都不了解情况，要知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呀，从表面上看他有五个儿子，都能自食其力了，可实际情况是这几年年年欠债，五年内他娶了三个儿媳妇，花了一笔不小的钱，当然这是很正常的，不能养儿不娶媳妇啊，不过娶这三个媳妇都没有大操大办，一切从简，光这点事还应付得过去，最难应付得是抓壮丁，按照上面的规定要五丁抽二，五个儿子应当有两个要去当兵，老大结婚不久，他向德贤保长千求万求，最后出了二十四担谷的钱，华德贤不知从哪里找了一个人去抵了数，抓了谁不知道，反正出了钱是实。今年上半年，大约是六月上旬，德贤保长又叫他家老二去当兵，他说去年不是出了钱吗，华德贤却说那是老大的名额，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政策，五个儿子应当抽两个，因为是本村人，会尽量照顾，但如果儿子被抓去当兵舍不得就还是出点钱请一个人去当兵算了，最后华福寿又拿出了五块银元。”

华优志笑着说：“我说呢，华德贤这几年一下子变得那样阔，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又是买田又是起房，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原来是他这几年当保长刮的钱。蒋介石提出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华德贤真是心领神会，来了个‘有钱刮钱，有力刮力’，什么东西他都要。”

华存松笑着说：“是的，什么都要，连花柳病他也要。”

华优志也笑了，说：“这个家伙真是无毒俱全，无奇不有。”

华存松笑着说：“他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良心，没有道德，没正义。”

华优志说：“他这样的人还是模范保长，真是天大的笑话！我看那些县长、乡长都瞎了眼，亏他们说得出口。”

华存松摇摇头，叹了口气，说：“你这话可讲错了，县长、乡长不是瞎了眼，是独具慧眼，看到他是一个‘刮长好手’才这样重用他的。据华德贤说，前年乡长四十一岁生日，他送给乡长一个金戒指，还封了二十银元的红包。他说当保长也是很苦的事，那次送的礼比他一年的津贴还多，要是当上了乡长，每逢过节礼品要几担大篓才装得下呢。他讲的这些话可能有点水分，但也说明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为了有朝一日当上乡长，他对上级可是下了大本钱的，那些乡长、县长自然也知道

像德贤这样的人是绝不会拿自己的血汗钱来大大方方送礼的，一个保长能有多大家业，还不是搜刮民财？所以那些乡长和县长不是看错了人，而是看准了人，看准华德贤是一个善于搜刮民脂民膏的里手，所以把他封为模范党员、模范保长。”

华优志低下头，用牙咬着嘴唇，又抬起头，看着门外的天空，沉默了一阵才说：“是的，他们是一丘之貉，一样的货色，这就是官官相护，要么不当官，当官一班帮。现在倒好，干脆成立一个党，上上下下都是一个党、一个帮派，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个别人是打不倒的，打倒了个别人，也不解决问题。”

华存松说：“你也不要那么认真，世界上的事复杂得很，像华德贤这样的人，是股势力，我们根本奈何不了他，只能应付他而不能惹他，我们也惹不起他，只好在应付时暗中提防。不过坏事做多了，也总会有人找他算账的，就上个月，桂阳有一个保长从县里骑马回家，傍晚马回到家里，人却不见回来。他家三兄弟叫了一大堆人沿着去县城的路上找，结果杳无踪影，县政府派人来侦查，搞了好久，后来不了了之。他家人都说找到人是毫无希望了，因为他当了七八年保长，一贯横行乡里，老百姓都怕他，心里当然也恨他，这一下就直接送他回了老家，再也回不来了。”

华优志笑着说：“倒也是，古往今来，太坏的人结果往往是不好的，官逼民反嘛。不过华德贤也不应该那样，他把告化抓去当兵抵了他们村的数，可是人家两兄弟三十多岁了还没一个结婚呢！”

华存松站起来，准备回家。他回过头对优志说：“我们在这里讲的事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传来传去，让华德贤知道了，会惹出麻烦来。”

优志点点头，笑着说：“这我知道。”